



09972

徐念陽公集卷一

明徐如珂撰

宥罪緩刑疏

萬曆二十七年十一月

涇縣潘錫恩校

齊東齋

刑部廣東清吏司署員外事主事臣某謹奏爲刑獄日濫上干天和宛抑滋多大累聖德謹循職掌陳獄情懇乞聖明宥罪緩刑以安人心以回天意事臣聞天子至尊貴也可以生人可以殺人而不能以一人私意廢上帝好生之德羣臣百姓至微賤也生之惟命殺之惟命而獨能以一念悲顛動昊天憫下之仁故祥刑之主立於朝則天應以禎符嘉祉冤號之民呼于下則天示以變異災祲何者民命至重所關于天心應違甚不爽也臣竊見比年以來天心仁愛儆戒非一若兩宮若三殿此猶其往者近乃當晝而太白經天平地而五山突起畿輔之旱荒相望西北之地震如雷昨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九

一

者又發于禁地矣時日幾何謹告胥至聖明在御豈宜有此無乃刑罰或不當而民命或不堪與臣不敢備論姑以大者言之曹學程以言獲罪爲阻封議戰也封而是則阻封者不無罪戰而是則議戰者爲有功今廟謨主戰而海氛告息凱旋飲至人人無不以戰賞者而學程獨久禁焉及今不釋將內與石星同斃而外爲關白報讐非所以示四海觀也費金甲之寃通國所知也始焉誤掛于彈章則鞠之非過旣焉洞察于聖鑒則赦之爲恩乃聖意躊躇未肯灑然一豁而淹淹斃獄者差強半焉公家無纖毫之利而私家爲待盡之鬼非所以令勳臣勸也天子無外內外臣皆吾臣也中使何親單詞悉荷主知外吏何讐片語卽博奇禍吳宗堯之勘未結而華鈺等又見逮焉三尺法自非至不遜不併刑而重辱而鈺等被痛者再又何以不付法司也無乃欲文致之耶非所以爲

天下平也人各有心亦各有口揚國治不過言事軍門耳其言是固可聽其言非坐以不實法如是止也謫之戍之又枷示焉已太甚矣然皇上固許以不死也乃中涓三輩猝然間出詰問枷者安在而人人自危矣臣愚以爲皇上萬萬無此第恐徒隸之不察而殺人于冥冥也非所以爲將來訓也凡若此者其悲哀迫切之情旣足以薄陰陽而生沴戾而其抑鬱無聊之氣又足以傷太和而致祲氛天變滋彰災眚迭至豈不由此也夫伏願我皇上仰觀天意俯察人情釋曹學程久繫之獄洗費金甲不白之冤恕華鈺等無影之罪如是而天休不至災異不弭臣不信也此非虛言也日者太陰晝見臣竊抱隱憂焉未踰時而崇不爲害則我皇稽查內外獄囚及欽恤一語有以致之王言如昨而後稍稍不然故六科廊之災未必非天意也若曰廊災耳未甚害也遇天變而不倣忽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八十九

二

民命而不恤而於刑獄終任情焉殃禍之來未知所移是豈可不爲之寒心哉

請皇太子講學疏

時官南京禮部祠祭司郎中

奏爲太子係天下安危儲講關君德成敗懇乞聖明亟賜舉行以奠國本以維萬世治安事臣聞善建國者首重太子而重太子者必曰蚤諭教夫諭教何以貴蚤也難進而易退者學也難得而易失者時也難奮而易怠者志也故先時而教可以啟發聰明而端元良之度及時而教可以黽勉德業而收作聖之功未有廢時不惜置學不講始乎因循卒乎寢擱如今日儲教之久缺者臣等特罪南都與聞國事見皇太子不出講學凡數年于茲矣求其故而不得敢再合詞以請夫古今稱賢太子者無過夏之啟周之成然非生而聖哲也禹雖內不顧家而皇祖有訓實使啟敬而承之至

于撻伯禽教世子周公不少假借是以彌成令德二王號爲賢主
今皇太子睿養雖曰天授以視夏啟周成何如奈何以聖哲之所
亟圖反爲嗣王之所捐棄也我太祖高皇帝定鼎初年首建大本
堂以訓太子至曰梓材不斲何以成器當是時草昧未遑何亟亟
也祖宗以倥偬而圖之今日以晏安而置之講幄塵封青宮雲鎖
盛時景象豈宜有此抑何可令高皇帝見也臣等不暇遠引卽如
我皇上初年不出就外傳乎不日御講筵乎不嘗與儒臣講論義
理乎迄今垂拱四十餘年而海內晏如靜攝二十載而天下無事
猶頌昔年之學問明于理而諳于政耳乃今不示之以初年之勵
精而但教之以近日之暇逸恐非所以爲訓也夫皇太子與諸王
子異諸王子各守藩封食租衣稅已耳猶必讀書爲善方享令名
矧皇太子繼大統承大業而身不親正人耳不聞正言目不覩正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三

事異日何以臨天下我皇上愛諸王子則欲其開國承家而愛皇
太子不欲其進德修業卽皇上何以自解也夫大行皇太后皇上
所孝事者也彌留之際丁寧告戒方以乘時講學爲訓貽厥孫謀
可謂善矣豈忍忘之也與其抱戚于慈寧宮而效士庶人之永慕
孰若厥筵于文華殿而示大聖人之善承乎且事屬于獨見者或
可回而謀出于僉同者不可奪儲講一事大臣言之小臣言之合
詞言之單詞言之不惟皇上逆耳而諸臣且嘔心矣諸臣嘔心而
陳說不置者知其事之必不可已也倘皇上逆耳如故而諸臣之
陳說仍未已也故與其次第舉行以塗一時之耳目不若當斷卽
斷以塞盈庭之議論也夫遠追盛王則夏周何以有道之長近述
祖制則高帝何以訓儲之亟前啟燕翼何不新昔日之講筵後屬
鴻圖何不維萬世之長策仰遵慈誥何以慰聖母在天之靈俯察

輿情何以答四海臣民之望失之數年舉之一旦斯其時乎不然日復一日遲而又遲蚤諭教之謂何亦甚非皇上所以自爲社稷計矣臣等用是不避煩瀆合詞再請伏惟聖明卽賜施行天下幸甚臣愚幸甚

異星公疏 時官同前

奏爲上天垂象甚異宇內多故可虞懇乞聖明亟圖修省以維萬世治安事臣聞天人相與之際甚可畏也人事修則天應以禎祥人事失則天應以災異人事愈失而愈甚則災異之來相仍焉而未有已蓋嘗迺稽往牒何國不書災何代不紀異然未有一見再見至于不勝見愈出愈奇如今日之甚者請爲我皇上陳之近年以來天災時變物怪人妖種種示異姑置勿論卽以今歲言之火于杆震于地摩盪于日風霾再爲揜晝血水滙而成川且盛夏積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一十五

四

雪凍死士馬以百于計抑何異也乃臣等耳目之所覩記更有大可異者先是人言籍籍謂夜之將旦有光燭天其象甚怪臣等猶未深信及孟冬之朔百官濟濟恭詣孝陵行禮而顧瞻東方果有正星其長數丈其廣尺有咫其色如練其形似刃其光久而不散詢諸欽天監臣楊汝嘗曰此彗星也臣等不覺相顧失色夫彗之所指非吉徵也其色白兵象也其形刃凶器也又見于東方啟明之候若敢與太陽抗也臣等方欲具疏上聞而異星又再見告矣初六日夜有星如斗轟然若雷隕而爲石見在安德門外及初十之旦復有蒼白星起自東方與前彗星並而爲二據該監所報恐非細故也夫至治之世星辰順軌乃或亘于天或隕于地異乎非異乎况近在旬日之內可畏乎不可畏乎屬者東口匪茹尅我城堡殺戮我將士說者謂血水之兆已有徵應今大師方集撻伐

方張犁庭掃穴正此其時謂宜蚩尤効順太白掩形而怪異之徵層見疊出何爲也意者東口終未悔禍耶抑東口之外更有東口耶臣等不暇他及卽如留都根本重地也營伍從來單弱自挑選南兵而精銳減半歲入僅足支吾自那借不貲而帑藏幾虛法紀原已凌夷自九列晨稀各差庖攝而彈壓何賴兼以水旱頻仍民竄盜起草澤之間伏而窺左足者實繁有徒萬一奸雄起于內地干戈弄於潢池中外響應何以禦之舉陪京而京師可知舉兩京而外省可知則今之宇內亦脊脊多事矣奈何皇上猶泄泄視之也爲今日計減膳徹樂不足以格天素衣角帶不足以回天卽齋居密禱亦非所以事天惟有以實心修實政而可已皇上誠翻然覺悟惕然儆省於目前要務如補大僚下考選開儲講釋彙臣錄廢棄罷榷稅發內帑諸政朝啟事夕報可夕啟事朝報可則一念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

五

之善景星慶雲一政之施和風甘雨區區星異有不化災爲祥者哉不然而天固儆之人固怠之天固急之人固緩之悠悠忽忽視爲泛常將人事日縱日偷而天意亦日哀日替蓋儆戒震動無所收其威而天始以爲不足災矣夫至于天不足災而天下事尙可爲乎此非臣子所忍言奈何皇上不自省悟也臣等見時事之可虞如彼睹天心之示儆如此是以披瀝血誠合詞上請伏惟聖明留神省覽立賜施行宗社幸甚臣等幸甚

災異疏

時官同前

奏爲天心仁愛甚著人主修省宜殷懇乞聖明及時行政以答天戒以維永祚事臣聞天之愛君甚矣豈其視一人之暇逸而漫無儆省必不然矣故主有逸德則譴告隨之主有廢政則災祲繼之甚而主之心轉怠而天之愛轉深幾有兆于震躬戒有同于接踵

此天用其機權以儆惕人主奈何泄泄爲也臣等近聞邸報見烈風示異卽正陽門坊亦爲傾倒矣未幾復有隆德殿之災變異類仍遠邇駭聽此不謂之有天意可乎夫近年以來天之所以示儆者亦多故矣東省易人而食神獠比屋而飢江右之大浸稽天江左之飛蝗蔽野天災時變無彙不告矣然而皇上未必目擊也牛妖生于內地白氣見于巖關宣大之地震若雷東南之民抄如戲物怪人妖無時不告矣然而皇上未必親覩也天之意若曰與其遠而震之不若近而儆之與其聳動于四方之章奏不若怵惕于一人之見聞于是乎又有正陽坊隆德殿之異夫正陽何門隆德何地風火不仁同時見告此豈細故也哉譬之有家者外有表宅內有宇舍有基無壞家乃吉昌信宿之間或仆其表或燬其宇此可謂吉祥善事乎京師者天子之所以爲家者也箭樓之棟未飭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六十九

六

而正陽之坊已摧三殿之瓦未成而降德之地復燼天子深居大內百靈呵護諸福畢集而一日二日左右前後風伯爲祟祝融肆虐天心示儆不旣深切著明矣乎則奈何不修省哉然臣等所望于皇上之修省非有甚高難行之事也不過及時行政而已故閣員與大僚俱補則三台序考選與侯補俱下則執法顯儲講與出閣並行則前星耀禁錮與遷謫並用則宿朗彙臣與無辜均釋則貫索虛權稅與內帑均捐則天厨實由是陰陽調風雨時太和宇宙一日可致况乎輦轂而下禁庭以內尙有干天和而召災異者哉不此之務而顧彼之久行悠悠忽忽視爲泛常第恐主心玩而天意漸弛主心驕而天眷亦替至于土崩瓦解不可收拾駭而圖之庸有及乎故曰儆子之天猶可爲也忘子之天不可爲也反災爲祥易危爲安是在今日矣臣等身在南都心戀北闕見旬日

之間異徵若此故敢獻其忠悃伏惟聖明留神省覽立賜施行

參總兵毛文龍保舉舊遼撫疏

時官通政使司署司事左通政

題爲軍中呼籲似急格外保舉非宜謹據實糾參以明職掌以重法紀事臣等辦事本司看詳章奏見有平遼總兵毛文龍一本爲形勢指掌分明機會不容再失等事中間列海外之情形策東口之虛實慮機會之坐失請糧餉之接濟疊疊數百餘言皆有關於軍國大計孰謂此疏不當上哉讀至終篇乃薦及舊撫臣王化貞欲使之帶罪立功臣等不覺相顧駭曰有是哉文龍敢爲此格外之舉乎夫經撫一案皇上非求多諸臣也封疆之寄甚重失守之律宜嚴故使諸臣爲法受罪以明三尺之不可犯耳異日者遼事底定東方以寧我皇上或有曠蕩之恩予諸臣以自新之路而在今日則未敢輕議矣文龍何人而保及化貞耶且經撫兩臣同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七

一體之人也而前後經撫又異時同轍之人也有保撫臣者必有保經臣者有保近日之經撫者必有保前日之經撫者誰無恩私各懷知遇背公私黨之情勝而國法等于弁髦僥倖苟且之意多而封疆視如兒戲此不可之大者也夫文龍嘗薦文臣矣而識者不任受又嘗論府官矣而知者稱其寃今且違通國之公論鳴一己之私情撓已定之常刑啟無窮之倖竇豈獨朝廷無此法紀哉亦甚非所以愛化貞矣臣等據職掌卽當寢而不上但其形勢機會之說似乎持之有故故一面封進一面參駁如此伏乞敕下兵部行文龍今後報軍情則軍情已耳言恢復則恢復已耳一切格外舉動勿以輕竇宸嚴則在文龍不分用其精神而在臣等亦可無煩其詞說矣

參戶部主事郭夢詹私自發抄疏

時官同前

題爲被論司官不遵封駁私自發抄謹據事直參以杜囂紛以重
計典事臣等向閱邸報見掌河南道事監察御史袁化中條陳計
典一疏內有力清其源一欸大約謂從來大計外憑撫按之所開
內探科道之所訪未有開曹冷局侈口雌黃任其顛倒而不覺明
犯公論而不顧如部郎郭夢詹中書姜雲龍主簿許念敬廢弁陳
居恭鹽生劉瑄生員王光鼎者此輩宜斥者斥宜驅者驅則捏造
之源清而是非之鑑空等因已經該部題覆分別處分被論諸臣
宜引分自安矣夫事關計典非臣衙門所得與而私投揭帖淆亂
是非則臣衙門可得而禁也忽于某月日據監督臨清倉戶部主
事今部覆回籍郭夢詹遣家人郭仕賞投一疏一揭極口詆原任
南京禮部尙書今奉旨致仕黃汝良結姻之始末而反覆辨道臣
袁化中條陳指摘之甚苛臣等以爲此疏揭有三不便焉以民間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八十九

八

詭譎之事而輕瀆至尊不便一以郎署小臣而醜詆同鄉之先達
不便二當計典申飭之初而公然投揭開天下中傷告訐之門不
便三乃召其家人面諭之且將原疏原揭立案不行矣不數日後
見兩疏揭俱已發抄長安嘖嘖以爲怪事不知夢詹詭託京官之
名朦朧投進耶抑原未投進姑發抄以炫人耳目耶夫不由本司
而朦朧投進于制爲悖未曾投進而私自發抄于法爲欺夢詹生
平不知何許人而舉動若此宜有以來言官之指摘矣至所揭禮
卿黃汝良之子黃慶星等事係戶婚田土語極鄙褻不敢瀆奏外
謹就事論事直參其乖謬如此伏乞敕下該部察果臣等所言不
謬行令夢詹靜聽處分勿得嘍嘍強辨仍乞天語丁寧今後本章
未上者不許私自發抄致炫聽聞則一時之紛囂可杜而三年之

計典益光矣

請催本司堂上官到任疏 時官同前

奏爲納言最爲要地視篆亟須正官懇乞聖明敕部行催以重喉舌以謹封駁事臣聞百司之有長也是綱領之官也綱舉則目張領挈斯襄順長吏得人而庶事萃然就理此自大小諸司無不皆然而何疑于本使司乎夫以本司而視諸司則至閒至冷者此官然以諸司之事而總灌輸于本司則至煩至難者亦此官是故宣主德懼其上壅達民情懼其下抑屏讒說而祛殄行懼其中爲簧鼓自非正直忠厚之士提綱挈領于上烏能勝其任而愉快乎臣最驚下一時承乏誤蒙皇上任使俾署司篆受事以來辰而入申而出非不與同官朱萬春韓范等共相拮据然遇有大封駁往往推臣爲政臣識闇不足以裁出納力綿不足以定震驚望輕不足以允王命代庖四月滿職實多何者無綱領之人故也察有本司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六十九

九

通政使卽臣所謂正直忠厚士也廷推旣久自當竭蹶趨朝論旨甚溫益宜感恩圖報乃臣勸駕至再而叱馭杳然豈國家當南北之交託可聽臣子堅東山之高蹈耶則夫督趨就道以重喉舌之司是今日第一義也至于參議一官左右並設節宣勞逸自昔已然今以引奏大典而獨責之右參議張肇林雖本官力饒爲之而孤鳴嫌于寡和靡監嘆于獨勞亦甚非政體之平矣伏乞敕下該部察果臣言不謬亟催本使司正官星馳赴任並將左參議及時選補則上有所提衡下有所協贊而碌碌如臣亦可少追溺職之罪矣

白陳疏 時官左通政

奏爲遵旨自陳以安愚分事臣以萬曆二十三年進士除授刑部江西司主事歷陞本部廣東司員外郎浙江司郎中二十八年謫

雲南布政司添註照磨三十六年奉恩詔起陞湖廣衡州府推官
丁母憂未任三十九年復除河南府推官四十一年陞南京禮部
祠祭司主事次年陞本司郎中四十六年陞廣東布政使司參議
天啟元年陞四川按察司副使中途間奢寇發難兼程前進尅復
渝城掃蕩古蘭三年蒙恩陞太僕寺添註少卿四年陞授今職竊
念臣早歲投荒已自甘于終錮而拔之謫遷旣荷皇祖之曠典經
年血戰將無望於生還而擢之親近又蒙皇上之殊恩苟有心知
敢忘報稱惟是浮沉中外黔驢之技已窮虛糜大庖覬鼠之量斯
滿此正臣引分知足之日也近奉明旨京堂庸菴的着自陳聽該
部疏通欽此臣備員兩載無所短長碌碌庸庸莫此爲甚卽桑榆
未暮蒲柳先衰臣自知審矣伏望皇上敕下該部將臣罷免臣縱
不能盡忠於國庶不致竊祿於朝當與田夫野叟共祝聖壽于無
■ 薨坤正氣集 卷二頁九

十

疆矣臣無任悚息待命之至爲此具本親齎謹奏以聞

本寺屬官捐俸助工疏

時官光祿寺署寺
事卿管少卿事

題爲寺屬各捐微俸少助大工謹據實代題事據典簿廳呈稱皇
居興建工費浩繁本寺堂署官已于上年各有所捐助矣今典簿
于玉理等或以奉差回或以新任至各捐微俸少助大工計官一
十六員計銀一百六十五兩懇乞代題等因到寺該臣等看得官
無大小皆有忠君愛國之心任有後先孰無趨事急公之念據典
簿于玉理等共捐俸銀一百六十五兩雖撮土勺水何補于高深
而積少成多亦經費之所不棄旣經該廳具呈前來相應代題恭
候命下監督巡視衙門察收施行

參怠忽署官劉初煥疏

時官同前

題爲察參怠事官員以儆玩忽以明官守事臣惟本寺衙門設于

禁近倉庫印信關係非輕舊規每夜輪廳署官五員長川直宿所以防奸宄備不虞法至嚴也乃日久廢弛人情玩愒或偷安私寓或託言給假往往遇夜而不皆入直臣每于升堂時面相告戒不啻三令而五申矣不意有虛憍恃氣頑鈍弗靈藐堂論若弁髦視直宿爲兒戲如陞典簿劉初煇其人者初煇小有才能沾沾自喜不思奉法循理專欲見事生風臣且不必羅列以徐觀其後卽如巡風一事本年以來屢經不到甚至掩耳盜鈴倩人畫押殊非法紀臣于朔日大張告示俾知儆省而是夜不到者仍是初煇也旣已失誤于前又復故違于後臣始不得不以白簡從事矣察得當事官員例應罰治今各官俸薪已奉明旨捐助大工卽使罰俸亦屬虛名似宜姑從紀過俟其改圖方與湔除不然而泄泄如故卽當從重議處以儆將來者也伏乞敕下吏部察果臣言不謬將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八十九

十一

初煇紀過存案官守幸甚臣愚幸甚

請修本寺庫藏疏

時官同前

題爲亟修庫藏事准欽差提督巡察光祿寺事務尙膳監太監商承德揭帖移前事內稱本寺兩夾道內和羹堂拖爐庫等處久見欹頽且密邇東河邊御路混堂司萬一御覽連房如此破壞景象誰任其咎及大烹涼樓等處瓦片門窗牆壁俱宜修飭恭照內府各衙門一切房窗門庫凡屬禁地者自今皇上御極以來數年之間盡皆修葺而寺屬之內類多缺欠似非目前維新之政也該本監移會貴寺及巡視衙門察議聞目今春和日永正宜開工興作之時而給銀買辦物料尤在動工發事之始况事經會議通行速爲題請裁決亦臣子急公不後之誼等因到寺卷查先年准尙膳監揭帖亦爲前事准此該臣等看得各衙門修理從來舊規皆係

工部職掌今皇居鼎建工部拮据不遑寧有餘力及于本寺第察
本寺和羹堂拖爐庫與大烹涼樓等處委實傾圯不堪其當乘時
修葺誠有如該監所移者合無于本寺錢鈔銀內動支修理事完
之日造冊奏繳斯不煩工部而百堵維新矣伏乞敕下巡視衙門
會同估計修理施行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八十九

七

清察齊庶人口糧說帖

南京禮部儀制清吏司署司事祠祭司郎中徐爲惡庶煽凶異常等事奉本部送准禮部咨前事到部奉批察行送司奉此案呈本部移咨南京戶部取過食糧花名文冊到部送司隨經出示取齊各庶正身于某日逐名察點得慶祝等二十四名已經請名俱係實在守諫等七十七名未經請名亦係實在其妻室口數稱是至于睿炆等三百零十名口冊上有名食糧不缺而其人則烏有也各宗咸奉明旨具有連名甘結互相覺察填註年貌並不影射一人可謂清楚之極矣據此看得齊宗始封青州已而廢繫迨文皇帝釋而復封又以僭擬不法坐廢安置廬州至景泰五年始徙南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京勅諭慎防之慮深遠矣爲子若孫者正宜厚自斂戢以幹前人之蠱奈生齒日繁賢愚不等約束無法濫交匪人雖敦詩說禮者間有而蕩檢踰閑者實多睿燦等睚眦雄行無端而毆禁張主事變出事理之外幸蒙嚴旨卽賜處分小懲大戒未必非合宗之福也緣此清察口糧如睿炆等名已登于鬼錄箠不減于度支有新增而無開除弊所從來久矣冊開五百二名今止一百九十二名強半冒濫子之以驕奢淫佚之資凌及職官又何怪焉旣經察明相應盡革姑不追其旣往可也內惟懷必懷仕皆犯庶睿燦子應在革除之列若守諫等雖未經請名而其人固目擊而存亦天潢之派也身不能爲四民之業將何所藉以爲衣食之資相應照慶祝等一體食糧是役也于公帑則可歲省司農五千餘金以佐軍國之急誠非小補于庶宗則一人之所給僅足以供一歲之所需

將人人自愛而重犯法豈非兩利之策哉其他有應食糧未入冊者有幼口大小不等未應食糧宜及今察明以爲後日張本者俱行察確開造以後宜着宗長于每季終將開除實在人數明白造冊送部以憑核實咨送戶部方准支給其請名具題向由內守備衙門職等詰其三十年後不請名之故各庶苦稱使費不貲非敢故違祖制然非所以爲訓也今旣奉旨咨行本部以後合應請名者該本部彙題庶稽覈嚴而可以杜詭冒之轍且題請易而不敢有私名之人是又寓良法于革弊中以爲庶宗善後者也除將察過宗支次序及年貌各款分別二項冊籍呈送外原係遵奉欽依事理本司未敢擅便伏候裁奪施行

請給庶人懷侃印照說帖

爲給照旌直并防後患事照得本司于某月日遵奉堂委請同各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二
司官清察庶宗口糧逐名照冊察點內有大分名懷侃者代爲唱名有曰有無曰無自始至終不容纖毫欺弊本司雖賴以竣事而合宗能保無怨言卽其勇往直前之氣若不辭嫌怨于一時而其憂讒畏譏之情又不勝徬徨于事後相應請給印照以防萬一之修隙以作此後之敢言是亦激勵之一機也伏候裁奪施行

請差賣捧質表說帖

時官同前

爲慶賀事照得萬壽聖節例從大九卿衙門以次輪請一位齋捧表章入賀惟願去者不妨越次否則義無可推也值茲吏部尙書沈本部尙書沈俱以考滿行現在止有兵部尙書黃工部尙書丁侍郎羅都察院右都御史宋大理寺右寺丞董五位在署內除本兵及署篆操江二位例不得離任外其尙書丁寺丞董俱經請告杜門勢難勞以王事若堂院宋兼攝邦禁重務况經前歲以刑部

入賀席未及暖再賦驅歌于情亦拂總之大僚晨星動多掣肘而慶賀重典難云乏人不得不通變以濟其窮然又不敢取數于小九卿之列以違舊例察得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溫據其列銜端尹洵爲崇階考之吏部文移原係照會則非小九卿之所可比類甚明矣蓋小九卿自有額設衙門而詹事府翰林院不與焉兼之清署優游堪以馳驅上國爲今日計莫過于此第時當已迫不得爲築舍之空談而事出更新務求其詢謀之協一擬合知會各衙門公同酌議妥確庶便擇日拜表不致臨期有誤事關重典本司未敢擅便伏候裁奪施行

移禮部咨

爲慶賀事照得萬曆四十六年八月十七日恭遇萬壽聖節例該本部會同南京吏部等衙門拜進慶賀表文行據南京欽天監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三

取本年五月十五日上吉拜進爲照萬壽聖節例該南京大九卿內輪委一人入賀值今九列空虛見在視事俱一身兼攝數篆勢難離任以此會議得詹事府少詹事掌南京翰林院事溫優游清署堪賦驅歌端尹崇階宜申嵩祝况察其吏部給文赴任原係照會不在小九卿劄付之列于例不紊然本部猶不敢專擅又經移文知會各衙門取各應委回文可據方行欽天監擇日拜表案呈到部擬合就行爲此除具本委南京翰林院掌院事詹事府少詹事溫賫捧慶賀外合咨貴部煩爲察照施行

處西人王豐肅議

時官同前

議得王豐肅等竊處中國久矣中國習以爲無足慮而司世君子必欲驅而絕之此其罪果安在耶夫以彝亂華釀爲不可知之患者在異日以邪亂正倡爲不可訓之教者在目前則請就目前折

之按王豐肅以利瑪竇之餘黨習天主教之妄談居中國者二十
年惑人心者千百計莫尊上帝而謂爲彝女之所生繪像圖形
眞同傀儡莫親于祖宗而謂非本教之所尙匱饗乏祀不異路人
以中國之無耦而抗之以大西國儼然域中有兩大且動稱貴國
則其傲慢之尤者也以大明之中天而誑之以西天主隱然宇內
有眞人至刊布一經則其僭妄之甚者也指掌談天能使君子入
於其術卽私習天文弗顧矣况言之而未必能行則原非本業自
供甚明揮金布地能使小人沒于其利卽要結人心弗嫌矣况與
之而未必不取則私相饋遺交通甚密豎無禳殿于通都大邑之
中洪武崗王地豈容虎踞其右聚羣不逞于暮夜晦冥之候大一
統盛時安用烏合其羣且其來自西洋誰爲識其西洋踪迹詭秘
幾于聲東而指西身在白下未必心專白下黨與絡繹每見乍南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四

而條北若曰觀光上國則貢琛而來何不航海而去若曰樂附內
地則慕化而至何必分教而馳若曰中無他腸則陽招陰至誘我
良民者何意若曰原無足慮則此呼彼應捷于谷響者何爲若曰
蒙古色目亦皆內屬何不傾心向化而乃甘處于頑民若曰倭蠻
四夷各有所館何不束躬待命而乃分布于中外若曰西人不可
以中國之治治也則中國可以西人之治治乎惑世誣民謂之妖
言煽亂鼓簧謂之左道狂謀未逞遽難坐以奸細邪說已熾實難
任其橫行葢容之非矣而驅之逐之恐于此解散于彼糾合亦未
爲得策也安置善地禁錮終身俾不得成羣結黨斯有瘳乎噫及
今圖之尙費處分况遲之數年以後而其禍可勝言哉謹議

驅逐遊僧示

時官同前

爲嚴禁遊僧以靖地方事照得南京寺觀基布星羅此地緇流儘

足飯依三寶外來行脚何須混入四民乃潛住京師往往而是口
宣佛號意在非爲手執菩提心懷叵測沿街抄化梵音與謔語齊
稱到處苦求懺悔與呪雜出朝屯夜聚晨昏之禁不行木響鑿
鳴鈴柝之聲幾混甚至耍拳弄棍自稱教師因而怒目狠心有如
驕子彼此煽惑徒使愚夫愚婦信之若狂奸宄夤緣且有遊手遊
食居之爲市迎神賽會科斂殆以不貲說法聽經男女幾於無別
諸如此類不可勝言若不及今痛懲將來何所底止爲此示仰五
城兵馬司卽將在城遊僧限五日內盡數驅逐如有容隱察出參
究今後各門把守官軍不許容一遊僧入城如係某門進入卽係
某門疎縱移咨兵部及門禁衙門一體議處其各寺觀現有窩藏
此輩者官住禪革僧道問擬決不寬貸

給烏龍潭帖 時官同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五

看得烏龍潭之屬靈應觀也我皇祖實欽賜之國初山澤弛而無
征人情安於不競該觀守之自以爲無患也自朱鄉宦沒利於前
劉誠意效尤於後相繼認租於內守備漸增至三十金無非欲攘
之爲己業耳該前任郎中葛清察各寺觀賜產適劉誠意已轉業
於潘監生潘監生恠弗吐也於是參送法司然後察碑記正疆界
潭乃歸觀仍斷銀百兩償潘佃價該觀遂借朝天宮銀償焉當是
時潭雖歸觀已爲用價取贖之物而所謂守備租銀三十兩者則
已永不可改矣夫贖潭之百金旣借資於該宮則涉訟以來縱有
他費寧復有一倍再倍者哉維時監生尤元沐等始乎仗義助以
百金是則有之乃該觀心感其恩且欲控訴其苦故於揭內有稱
貸二百金之語不意尤監生得之視爲奇貨盡欲取償焉而該觀
一時無措聽憑加利作爲三百於萬曆三十八年間議將前潭權

與尤氏管業每年尤氏認納守備租銀三十兩宮租銀十八兩及該觀香火銀陸兩餘利盡歸之於尤八年之後潭復歸觀立有合同可証也使能守而弗變其亦何說之有至四十三年尤復以水淹爲名竟欠宮租十八兩矣該觀取償於尤茂如也該宮取償於觀可奈何道士袁守泰等不得已具告本司該本司先責之以全輸不應繼責之以半輸又不應乃斷令該觀出銀六十兩取贖前潭仍於內扣除宮租之半而尤監苦苦哀求遂免宮租十五金焉然則該觀實捐七十五金以復此潭而尤監之欲滿矣在尤監以義始以利終可謂爲善不卒在該觀前拒狼後進虎可謂遭際非人繼自今恐爲藩爲尤者不少也相應給帖備照永爲遵守使觀觀之輩無所藉口焉

移布政使司文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六

四川等處提刑按察司兵巡上川東道副使徐爲筵晏卓異官員以風吏治以光新政事某月日准布政司照會奉欽差督撫都御史朱案驗准禮部咨云云等因移照到道准此爲照本道甘載淳沉愧用世無短長之效一生砥勵幸聖明有特達之知既君貺之下頌敢拜嘉之或後所有折晏銀千兩謹焚香叩頭領訖擬合回覆爲此移牒貴司煩請察照施行

移南直撫院咨

通政使司爲田糧賠敝申控無門伏乞天恩特賜救豁事據武進縣民某某等疏稱前事具本到司據此看得民間弊竇莫過田糧富者并吞間有有田而無課貧者賠累或多產去而糧存自非合縣丈量何以蘇民重困此祖宗立法所以有十年清察之制也然非時而舉之不無騷擾之擾無故而行之反墮奸宄之謀此非十

年不清察九祖制之所以爲善也今據武進縣民某人等之所奏則因田受累者不過在數家耳訴之縣官可以履畝挨稽控之兩院可以傳檄料理其辦此固無難而乃越數千里輕瀆至尊無論實與不實此風一倡人皆效尤將奔走天下於道路而藉口者紛紛無虛日矣况稱無錫宜興皆以縣官爲政民自帖然該縣獨不可做而行之乎合照本司政紀事例連原本咨送貴院煩行武進縣察某人等如果賠糧是實該縣不妨清察改正俟十年造冊竟自報部施行

移吏部紀錄本寺署官咨

光祿寺爲徵收效有微勞出納勉祛積弊懇乞照例達部以便優敘事據大官署註選管糧署丞常雍熙呈前事內稱天啟元年九月內江南白糧到寺蒙本寺委官四員輪流監視而獨責成於卑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七

職職見堂官體卹輓輸之勞身先拮据之苦禁除夙弊撙節餘糧職追隨下風敢惜犬馬戴星出入風雨不辭奉法招九羣小側目辛勤數月幸而竣事切照本寺志書內一欵開有殊才能幹眞實敢任者比照鴻臚寺事例加以服俸責令底績如上年典簿白太始亦以本寺咨呈蒙吏部加陞主事職銜卑職效勞可矜成例可援伏乞俯賜達部從優敘錄等因到寺據此該本寺看得大官署白糧歲該五萬三千有奇正供也亦弊藪也往歲委官多至數人而情弊亦且百出則以事無責成耳今歲止委官四員輪流監視而一切概量之平鎖鑰之禁曬颺之時登報之實獨責成於管糧署丞常雍熙本官惟勤惟慎必躬必親出入於糠粃塵埃之中奔走於隆冬沍寒之際形神俱瘁者數月於茲而事乃告竣此猶其職掌也獨其卻從來相沿之常例而觸然不滓發積年盜米之弊

孔而凜然難犯甚至宵小以甘言餌之不聽以危言動之不聽而後民間之一顆一粒盡輸入於公帑矣自有白糧以來如本官之潔己奉公任勞任怨不多得焉察得本寺志書內有殊才能幹真實敢任者許加服俸事制卽上年典簿白太始亦以本寺忝呈蒙加戶部主事職銜此近事也所據本官懇乞達部一節相應准從爲此今具前因咨呈貴部伏乞察照施行

移吏部留署官龔翼明咨

光祿寺爲寺工奉旨修理寺屬現有責成乞酌議暫留以完盛典以恤微勞事該本寺爲亟修庫藏事於本年二月內具題奉聖旨着會同巡視科道作速修理工部知道欽此除會同估計外隨行典簿廳署廳事戶部山西清吏司主事白太始珍羞署監事龔翼明鳩工聚材卜吉經始方冀仰遵明旨不日告成不意本寺大烹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八

門和羹堂拖爐庫及涼樓糟房酒房與鹽庫倉廩通前至後工費旣稱浩繁年遠又多朽壞驟難整頓所以動經半載費至不貲尙不能及時報完本寺益日久謹凜不遑啟處矣賴有委官主事白太始總其要監事龔翼明職其詳朝夕拮据風雨不避細至竹頭木屑大至金碧琉璃無不經兩官之料理而龔翼明職司出納更難以他人代方謂少需兩月便可告竣矣近接推陞邸報見龔翼明已陞雲南沅江府經歷夫捭俸陞遷貴部自有職掌何敢多贅獨念寺工奉有明旨委官各有責成一且陞轉而去則經手錢糧誰爲銷算未就工程誰爲督促有不得以其難遺之後人者今無將監事龔翼明暫留兩月克終其事俟本寺工完奏繳之日然後令本官或以新銜赴任或以微勞紀錄總由貴部裁奪非本司所當議也爲此今將前因咨呈貴部伏乞送司酌議施行

復戶部議餉單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爲遵旨會議事謹議得中國之有夷狄也非主翁之有外侮也素封之家偶與好人爲難其初應之甚裕至於仇讐四起橫逆沓來則必擇其尤甚者先從事焉而後可以得志不然泛而應之不勝侮亦不勝應夫先自困也已不勝應卒不勝侮究之竟何益乎今日之事何以異此夫論國家之大勢則遼患近而黔患遠論國家之物力則黔事易而遼事難若一面應黔一面應遼尤難之難者也爲今日計似宜儘力西南如督師所請二百萬餉如數予之勿吝而仍以兩年爲率兩年以內成功者受上賞不則蒙顯戮彼中督撫道鎮以下未有不尅期奏功者也至遼事則稍異矣毛帥偏師雖不可以深入而實可以牽制且歲費不過四十萬金此斷斷不可裁者若夫關門之兵號稱十萬其實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

九

滿八萬也卽以八萬論頭人小卒不等大約人給二十金則歲用一百六十萬已耳加以本色三十萬石值價若干運價若干三倍之不過歲用九十萬已耳再加以馬料草束軍火器械官吏辛工操練犒賞又不過歲用五十萬已耳總計三百萬之餉便可成八萬貔貅之衆而今用至五六百萬何耶假令今日取廣寧明日復遼陽又明日直走建州一舉百克卽數百萬亦何足惜若猶未也奈何以登陣乘障之用而動至謀都伐國之用也似宜討軍實清虛冒兵必足八萬而無爲假冒者借資餉必止三百萬而無爲虛糜者浪費謹守吾蜀關門以內但以一寇不入爲功如薊鎮事例歲可省餉二百餘萬積之兩年便有五百萬之蓄此時黔事已定自可并力東方以兩年所積之物力一旦問罪於建州彼之亡也可計日而待矣故足兵必先足餉而清餉莫如清兵此今日第一

議也謹議

復兵部議兵單

通政使司左通政徐爲遵旨會議事該本職自陳候命何敢與聞
公事乃事關軍國有不容默默已者謹議得國家不惜數百萬金
錢以豢死士正爲戰勝攻取而設也如其戰必勝攻必取雖竭國
家之物力以徇之亦何足惜若其不勝而不取則勞民殫財已自
可慮况乎不戰而不攻奈何疲敝中國爲則今日之榆關是已夫
榆關西防口東防口何可無兵而東口自發難以來無日不耽耽
西視者又何可無重兵願以戰則師徒十萬而不足以守則精兵
五萬而有餘斟酌於戰守之間裒益於多寡之際則七八萬其可
矣足兵必先足餉而清餉莫如清兵誠按實兵而實餉之歲額三
百萬之外斷不必增此職於戶部會議中詳哉其言之矣至於樞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十

輔當關重臣似難輕議但天下事須天下人之精神爲之樞輔擔
當甚勇期許甚宏而今屢疏求歸無論事多掣肘其精神必有不
繼者似宜聽其去以優元老以恤勞臣惟在繼之者得人耳誠得
才識兩合膽智雙全大臣一人調度榆關以三百萬之實餉練八
萬之精兵且屯且防且戰且守兩年以來但令一寇不入爲功俟
西南已定并力東方然後一鼓而擒之則多費金錢無妨也不然
年復一年費而又費卽關門兵馬再增一倍亦何益於成敗之數
哉至於薊遼總督應否兼攝巡撫遼東巡撫應否歸并經略廟堂
之上必有熟籌之者謹議

復戶部會議督臣張我續單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爲遵旨會議事謹議得封疆重任也錢糧
重務也能延弼費數百萬金錢而喪師失地於遼陽則宜斬陶朗

先費數十萬金錢而象人塗馬於登鎮則宜逮至於舊督臣張我續似難一例論者夫其復重慶平盧納解黔圍功在地方衆所共知無容多贅卽就餉銀一節言之據河南撫臣之勘報惟是十萬四千餘金解至川中者疑無著落耳今據我續之辨揭一則云爲川中總督留用若干再則云檄知府張翼軫余新民及林布政散給兵士者若干三則云檄湖廣楊參政胡副使五次解黔者若干此皆有差役起解有官司收受有文移往復一行察而虛實立見者也察之而果無著落則雖有成功不能掩其破冒之罪察之而仍有著落則原無虛冒并難沒其收復之功此今日議我續之定衡也不然據風聞之言爲侵餉之實而欲與熊定弼陶朗先同類而共處則我續雖死不心服耳謹議

復兵部會議關門督撫單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十一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爲遵旨會議事謹議得遼事之壞於不和也至前經撫而極矣其在今日則雖有其端而未至若此之甚有其端不可不杜漸防微未至於甚正不必矯枉過正也夫督撫二臣之所爭者不過一滿帥耳撫臣誠能降心抑氣聽督師而用滿帥於關門則撫臣和矣督師誠能降心抑氣聽撫臣而置滿帥於別地則督師和矣不然而督師白關門不可一日無此帥也撫臣日關門不可一日有此帥也始乎相左卒乎相激有不蹈前車之覆者幾希至於因督師而謂撫臣之可去固萬萬不可卽因撫臣而謂督師之可裁亦斷斷非宜若兩臣爲一滿帥而各欲去去適足以明其工於謀身而拙於謀國也聖明在上必有所以議其後矣謹議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爲遵旨舉薦邊材事今有堪任邊方人材
二員相應舉薦謹列姓名事跡於後伏惟採擇施行大理寺丞
張論原任四川巡按從來巡方使者原無封疆之責卽以監軍爲

名不過紀功罪明賞罰而已孰有身赴太難卒成大功如原任御
史今陞大理寺丞張論者當奢焰之方張其勢不可嚮邇而本
官單車叱馭業已氣吞萬夫矣及其奉命征進也發縱指示能使
文武將吏曉然於孰爲勝算孰爲敗局而一切調度方略卽督撫
鎮臣咸心服其有老謀焉是故一鼓而逼渝城則殘破四十州縣
盡皆收復再鼓而搗巢穴則千年古藺一朝掃而蕩之視昔寧夏
監軍經年動衆僅剋一城者其功不什伯過之哉此眞胸中有甲
兵無忝當今之韓范而師不再役永固萬年之金湯者也置之令
署有奇安施及今畀以邊撫之任庶他日之經督不至臨渴濬井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七

矣尙寶司少卿須之彥原任浦江桐鄉縣知縣歷陞儀制司郎中

本官初任浦江廉聲已冠兩浙矣會隣邑桐鄉積弊相沿失去額
田五萬餘畝令人咋舌不敢問撫臣劉元霖以爲非須令不能了
此事調之桐鄉蚤夜以思選擇而使不出五月而隱占清疆界正
桐民至今尸祝之其他德政載在口碑者未可更僕數也其任儀
司也當皇祖靜攝之時百事概從寢擱而本官因事納忠每以補
牘而徼俞旨及皇祖升遐之日大禮多所疑難而本官據經守正
常以片言而折盈廷惟章奏例用案呈故不知其爲本官手筆耳
由前爲令則試之以盤錯而應不窮由後爲郎則投之以艱大而
神不懼才識兩合膽智兼全此眞邊撫之選也及今用之所裨益
封疆非淺鮮矣

光祿寺卿管少卿事徐爲遵旨舉薦將材事今有堪任邊腹大將
二員相應舉薦謹列姓名事跡於後伏惟採擇施行四川總兵官
李維新本官遇敵敢前艱險不避勇將也善布方略多用間牒謀
將也而又魁梧奇偉一貌驚人福將也搗巢之役衆皆觀望不前
而本官以其身爲士卒倡遂一舉而破方張之敵下永寧之城卽
古藺燒毀亦其先聲有以懾之庶幾哉武臣不怕死者乎此一弁
者能已見於西蜀功將成於援黔信可腹可邊無忝大將之名者
也署石泉守備都司僉書金富廉本官當衝首初發難傾其產募
死士數百人相持於重慶城下賊畏之儼然若一敵國已而軍聲
益振忠憤益激一鼓而燒賊船三百餘艘再鼓而殲賊援二萬餘
衆三鼓而斬張彤磔樊龍經年之寇蕩爲壘粉重慶危而復安本
官之功居多後復檄之搗巢檄之援黔臥甲枕戈何暇赴石泉之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七

任而竟移之散地亦可惜矣此一弁者謀勇兼人得士死力與以
參遊之任不惟緩急有賴而實可需大將之用者也

厥經簿由

光祿寺署寺事管少卿事徐爲驗收白糧事照得往歲收糧各官
越俎而求堂上依樣而委人自爲政法不必行故貓鼠之情旣多
蟻穴之恐不少本寺有慨於中久矣今歲敷糧本寺親臨於上委
一二賢者監視於下而一切驗米色平概量登庾廩藉完欠則獨
於註選管糧官責成焉在各委官雖借其耳目曾不一經其手在
管糧官雖經其手而衆耳目一時畢集米安得不粒粒入倉而入
倉者又安有濫惡不堪也舊規糧完登冊例用署印鈐蓋本寺旣
親爲料理卽用堂印可矣今而後每開一倉而有升合短少者本
寺願以身任之

批各府詳請入祀鄉賢名宦祠看語時官嶺南道右參議

潮州府詳故禮科給事中贈太常寺少卿潘大賓 看得潘宦天賦忠貞性生介節剛腸嫉惡一封請斬佞臣頭苦口批鱗九死甘逢聖主怒既遭廷杖遂杜里門親吮父疽五十依依孺慕友愛母弟終身藹藹天和惠常遍於疎宗澤尤及乎枯骨忠魂藐矣雖蒙卹典於先朝行誼卓然宜享明禮於今日如議擇吉置主送入鄉賢祠繳

南雄府詳故鄉宦汪桴 看得本宦出多善政處負重名裹足不入公門惟家庭孝友視為樂境絕意不營私產乃里閭緩急倍切關情蓋常慷慨而勤施以故蕭條而告困至於親喪幾無以殮猶然義卻脫膠甚且哀毀不能自存條爾身先溘露此誠忠孝合一而才品雙全者也尸祝既享於南陽俎豆宜分於東粵既經該府乾坤正氣集卷二百九十 西

查勘明白似應置主送入鄉賢祠繳
肇慶府詳高要縣故鄉宦陳一龍 看得本官遺榮抗志種德樹仁捐百鏹以葺學宮罄千金而開峽道賑災似范文正率俗如陳太邱真可砥柱波流而寬敦鄙薄者如議擇吉置主送入該學鄉賢祠繳

廉州府詳原任合浦縣學教諭楊宗秩 看得楊先生理學素有淵源言動皆可師法耻稱羔雉每岑寂以自甘義重嚶鳴時緩急之有濟至於教思不倦能使文運改觀是以餘風邇入人心芳譽昭垂奕世允宜崇祀用顯真儒仰該府行縣擇吉置主送入該學名宦祠內繳

潮州府詳壽官陳應豸善行 看得陳應豸生當末世行追古人雍睦宿著於家庭慷慨勤施於鄉黨賑窮卹困凶年無東餒之夫

救死扶傷大澇免魚鼈之患積德冥冥雖子孫濟美於將來而示
勸昭昭宜華袞榮施於今日如議行繳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

五

徐念陽公集卷三

明徐如珂撰

涇縣潘錫恩校

上下志同策

共十道甲午鄉試乙未會試

天下之勢如人身然君其元首也臣其股肱也而上下之間所以融液訢暢不至睽隔者則惟恃心志爲之聯屬焉故元首不可上充股肱不可下抑而心志不可中闕而不通夫惟純懿之佐不以勢違情隔而輟上交之誼明聖之主不以養尊處優而廢下交之誠此形神相得歡欣無間而泰交之治隆也生自幼讀易至乾下坤上曰泰未嘗不竊疑之及釋泰交之詞有曰上下交而其志同嗟乎上下志同此泰之所繇致乎夫所謂志者何也是君臣之共以爲心者也自臣言之則爲一念愛君之心自君言之則爲倦倦望治之心篤于精神未交而若契形于晉接已交而若飴未有心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志不同而可以聯上下躋泰交者思昔虞周君臣之際抑何熙熙乎同也賡歌喜起千載和衷焉而召公卷阿之什藹然家人父子之歡則所謂志同者非乎三代而下治稍不古而乃其時隨仗而進轉圜而從開闔而引封事而對其君臣亦有能降心相從者不可謂非泰交遺躅已我皇上卽位以來嘉與賢士大夫共襄至理而一時庶僚百職咸欣然思自媚于天子庶幾駕虞周而邁唐宋矣乃始未嘗不訢洽而後稍凌夷邇以深居禁中誠不知靜攝之旨何如然朝宁之上猶虛而待臨御也寮采之間猶竚而待接見也體既違于日隔志遂嫌于漸疎此其咎安在蓋上與下交任之而尤有厚望于上焉夫臣之事君于巷求遇納牖明忠故不積誠不盡力不敢歸責于君今以清光罕睹至令大臣不得揭請小臣不得叩闕豈聖明在上而睽隔若是則其責疑在臣然臣子愛君

之心初無以異也意者皇上未求所謂志同者乎試思昔之親者
碩任賢俊者何意而今之居深宮耽邃密者何爲念祖宗締造之
艱惡得不與臣圖繼述思天地明威之赫惡得不與臣祈格享悉
閭閻稼穡之苦惡得不與臣軫煦育睹災異頻仍之警惡得不與
臣計修省惕疆場鋒鏑之擾惡得不與臣策治安綏是寒心銷志
未明求衣雖日出視朝日昃不遑可也又何形迹異同之疑哉此
大易志同之旨也不識可爲今日泰交之助否

任事議事

國家不難有任事之臣亦不難有議事之臣而獨難于持衡之臣
夫任事之臣攘袂肩天下以爲吾辦易耳然惟身在事之內則遂
果于自用而不復盡羣議之可否議事之臣抵掌談天下以爲吾
料審耳然惟身在事之外則遂喜于立論而不復量所任之重輕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九上

二

當此之時而不有大臣者持衡于其間則彼亦一是非此亦一是
非任者格于議而不得成功議者眩于任而不得極計天下事其
何所終矣夫任與議可相成也而不可相廢也主任者詘議者慷
慨自好之士將奔走爲主議者詘任者持論畏縮之士爭藉口焉
故師金城者捷而盟平涼者敗則任不必皆是也守涼州者得而
棄維州者失則議亦不必皆是也所貴乎老成當國執一理以裁
決若持衡然當任則任當議則議而不以低昂其間而後天下事
終有賴焉今天下非無事也南北騷動烽火交警一時在廷之臣
扼擊而志當世者蓋比比矣然而任與議兩不收其益則何也其
始也病在相亢而不相下任者不言議且欲關議者之口議者不
言任且欲掣任者之腋是柄鑿之論也其旣也病在相戩而不相
成議者惡任之專遂欲試之任以明敗任者惡議之切遂欲從其

議以致蹶是矛盾之見也其終也病在調停而不得其中任者言任既以任偉之議者言議又以議是之甚至議者任者各欲借彼之說以倖此之中又皆覆而命之是首尾兩持之說也事安得不債而天下何時定乎殆必有大臣者內不膠適莫外不沮誹譽毅然以一理持衡于上視其事之何如而從違焉是故任有所當勇則獨任一人而不爲專無論寬文法假便宜卽責成甚嚴亦以隆任之權也而非阻于議者之口議有所當息則力排衆口而不爲私無論省議論明職守卽衆思時採亦以備議之資也而非撓乎任者之功可以任而成議可以議而佐任可使任與議兩相成而不相仇庶幾哉國事其有濟乎夫事之有衡也猶農之有畔也農有畔則無越思事有衡則不至周章而失措今天下任與議俱貿貿矣故生以持衡之說進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三

經史

夫聖人之作經與後人之著書果且有異乎哉以爲異必理之在天地間者出于二而後可而理無二也則載理者亦無二也是故闢于先聖而不爲精述于後世而不爲粗著爲經常而非有加纂爲成書而非有損要以發明理奧羽翼道真其旨則一焉夫理之在天地間也如日之經乎天如水之周乎地無之而非是也聖人者出抉鴻濛之秘藏剖太始之精蘊其日之方升水之方注乎後世名儒碩彥洞一理而有得勒一家以成言總亦映餘輝以自昭分支流以自潤而不可謂之非是日與水也則以理之無二故也蓋昔孔子傷王道之缺取魯史舊文加之筆削而春秋作既晚而深于易曰假我數年可無大過而十翼成焉二經者信傳心之典性命之源已後世亦有能繼其統者乎吾觀繼易而作者非無太

元潛虛洞極等篇而惟性理一書獨得乎易書之旨繼春秋而作者非無晏嬰呂覽吳氏諸春秋而惟綱目一書直接乎麟經之傳則何也蓋易言天道而性理亦發明天道其間窮理盡性不可殫述而大者乃在太極洩先天之秘皇極垂經世之文是也春秋正名分而綱目亦維持名分其間提綱挈領不可例舉而大者乃在入蜀革帝魏之僭房州正周紀之失是也天地間無此理則不宜有此書有此理則不能無此書先聖之經後賢之書果且有異乎哉抑又推而廣之性理本乎易而非不與春秋相發明也今觀其書力政是譏王霸必紀風雨露雷則災異之徵也元會運世則編年之體也君臣父子則正名定分之思也脩吉悖凶則華袞斧鉞之嚴也而性理與春秋一矣綱目本乎春秋而非與易不相準也今觀其書貴賤殊位內外峻防進忠良退諛佞則扶陽抑陰之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四

也紀軍典書國邑則建侯行師之訓也誅亂賊懼將來則彰往察來之教也夏盛世危明主則行泰持豐之戒也而綱目與易書一矣此無他則理至一而載理之書亦無二也蓋見兔可以畫卦指掌可以觀文而況斯理無之非是則縱橫時出安見二書者不與兩經合一乎哉今天下道術大備正學昭然無論易與春秋炳若日星卽性理綱目有二祖之成訓在土生斯時而不本之二經以究其歸參之二書以析其義非夫也

嚴防通變

古豪傑之士大有所操持以嚴萬世之防而小有所出入以通一時之變非大者之能持而小者之不能飭也人之視躬砥行惟是根本節目爲兢兢根本誠立節目可觀則既非蕩而無檢縱而無制而一旦時之所值有不可以膠常守正爲者于是信于心不必

白子迹處其實不必潔其名人徒見豪傑舉事卓越奇詭有非尋常尺度所能限者而不知其防閑自在特時遊于方之外而非刻方以爲員也蓋聞修德者矜細行則無論大節不可虧卽小廉曲謹與咫尺之忠信不當斤斤自守哉乃縱觀往事何古偉人達士類不拘拘繩墨之守也鄴侯汚迹于田宅汾陽極欲于成功曹彬狂飲于小吏梁公博陸于倖臣內史焚詞于梁獄長孺矯節于東海子房背盟于垓下孔明爽信于入蜀數君子者皆功著彛常名垂竹帛迹其行事是何廉何謹何忠何信也則母乃有不得已焉者乎夫迹可疑也吾稽其心名可污也吾究其實想數君子值乎勢之窮而遭乎時之變瞻前顧後量重較輕雖犯天下之不韙所甘心焉是故拘小廉何以絕猜疑而處成功之下執小謹何以養和平而禪奸雄之膽狗小忠必不能處人父子而廣君德施泥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五

信必不能莫漢四百而維漢三分彼其跡跡不羈之才正以濟其達權通變之術固非蕩軌踰閑好以奇袤自命也乃根本節目之地曷嘗不較然一歟吾觀蕭何以循謹主約束子儀以一身繫重輕皆功成而不居是則廉之大者曹參克己守法仁傑反周爲唐雖至謹飭何以加之至于田叔視死如歸長孺面折不諱于古稷臣蓋庶幾焉乃若子房終身爲韓孔明鞠躬盡瘁非至信善焉觀此乎彼其心之不愧何辭于迹實之不欺何恥于名古豪傑舉事其磊磊落落類如此獨怪夫商宇鬼瑣者之藉口也蠅營狗苟汚也放浪不檢蕩也剛很難禦懷也狡僞無常譎也而乃曰固無用此小廉小謹小忠小信爲也則豈數君子之遺意哉吁數子君不能矣若諸葛武侯雖爲之執鞭所忻慕焉

善爲國者必先察國之所藉而早爲之計所藉者何權以勢制者也財以用制者也權不可不聚于上在下則危而散于上下之間則紛而無所寄其統財不可不散于下在上則壅而積于下上之間則匿而無所測其端是以善爲國者蚤從事焉蓋聞有恒思神叢者與悍少年博不勝藉之神三日不反而叢亡則權不可不在上之說也又聞有衣裘負薪者愛其裘反裘而負之不知皮已盡毛無所附則財不可不在下之說也故曰權者神聖之所資又曰財者安邦足國守位聚人之本敬仲孟堅其審于理道者乎我國家定制以來大小臣工以次相役而皆聽命于天子當是時有運管使指之便無腓大股腫之憂有車閑策勁之安無泛駕摧輶之慮權不謂不重矣且也幅幘遍萬里貢賦盡九州有三登九稔之樂無八蜡不通之患有陳陳相因之積無支左詘右之虞財不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六

不豐矣乃邇年以來有稍稍異者廟堂之上政事旣以多端議論亦不相一廢格阻滯至于詔書屢下而不得行則權安在其在大司農蒿目而憂匱乏至于經用竭不足以奉戰士則卒有大興國胡以繼之此其故何也生蓋深思而得其說焉夫權者國之操柄也專則易行分則四出今權不在上矣然使明執之于下猶可一旦而收也孰知聚訟盈庭築舍終日前人任事矣後人撓之則復阻而後人復然今日議事矣明日撓之則遂詘而明日又然譬猶千人負瓢而趨瓢未有不決裂者也是謂紛而無所寄其統財者國之命脈也行如流水積爲朽蠹今財不在下矣然使明聚之于上猶可一旦而用也孰知漏卮中潰敝甕下附積逋徵矣而乾沒于吏胥之浸潤則民輸之官者什不得一內帑實矣而邀請于如戚之幸賞則官輸之用者百不得一譬猶百兔在野人共逐之兔

未有立盡者也是謂匿而無所測其端伏惟皇上大奮乾剛躬先儉德明操其權于上勿令太阿倒持明公其利于下勿令弊竇百出則今日之權與財庶其有慶乎

法天出治

人主提衡宇內其道蓋難言哉寡聞渺識病之乎汶闇而不可爲炤也而章光太露又或以明極而反闇優柔鮮斷病之乎廢弛而不可爲御也而強愎自遂又或以剛極而反弛故人主運至明秉至剛其道莫若法天夫天非有所表而暴之而人仰明非有所震而肅之而人稱健惟其不自爲剛明而剛明之用萬世不毀則法天出治主術何以加茲益易言智臨書稱果斷人主豈貴汶汶靡靡也哉顧明非太察之謂也識是非辨邪正務聰明之實而已剛非太暴之謂也先謀慮後勇敢貴剛德之眞而已時君世主執小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七

慧以自信持偏心而獨逞沾沾自喜以號于天下曰剛明此則叔季之理奈何欲望帝王之治乎恭惟我太祖高皇帝英明神武聖性得之今觀訓錄諸書顯謨駿烈卓乎隻千古無兩已列聖相承率繇茲道肆我皇上益光大之御極以來軫民瘼覈吏治卽日月之明不炳于此矣審功罪定賞罰卽風霆之威不烈于此矣西夏東夷之役排衆論而獨持宸算卽雷電之章不合于此矣乃執事猶求所以扞朴忠襄主德其敢無說以處此蓋生杞憂過計以爲不患皇上之不明患其明而過于自用也不患皇上之不斷患其斷而喜于獨任也夫自用不已且寄耳目于近幸旒紘以前不有煬竈蔽明簧鼓塞聰者乎故莫若公視聽章奏時御卽謏劣可收也召對時勤卽懇直可容也衆耳爲耳衆目爲目是之謂至明獨任不已且假威權于左右城社之側不有牽制損威旁落傷

斷者乎故莫如達羣情人各得宜其湮鬱勿令下闕也事各得奮其忠憤勿令旁撓也羣策爲策羣力爲力是之謂至剛至明不表暴而章也至剛不震肅而威也此天道也雖然有本之者矣維天之命於穆不已夫於穆之中有運旋不已者在而後剛明不息今人主居深宮耽邃密明極反暗剛極反弛此其中得無有已心乎故善剛明之施自非有純天之心不可也敢以是爲當守獻

聽言用人

夫聽言之與用人不可執一論也聽言主于集思廣益其道貴寬而茹納一不宏則言者阻用人主于樹猷宣化其道貴嚴而選舉一不慎則進者倖言不阻豈惟失言也必且以抑鬱之故而并廢有用之人人倖進豈惟失人也必且以冒濫之故而獲售庸違之言則皆起于聽之途嚴而用之途寬也今有人于此其言是也其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五

八

人非也雖日與之商利弊議得失祇足以備採擇之資而于吾奚損獨不量其人而使之踞于民上充于有位彼將以不肖之心應之而害乃滋甚故夫聽言不可不寬而用人不可不嚴也追惟帝王之世進善有旌忠諫有鼓沓岳詢牧不少徐徐抑何明目達聰也哉乃艱知人畏孔壬三載黜陟四罪不宥又何慎也蓋以其寬者聽言故言罔攸伏以其嚴者用人故野無遺賢卓乎尙已三代而下治稍不古而此意豈遂泯泯也田文不以得寶拒入諫楚共不以娶女掩臣忠秦人不以鑿渠爲韓廳長策則一得可庸而況乎深言極計也尹何愿而不使治邑賈生才而不使任政李廣名將而不使當虜則偏長可置而況乎淺才涼德也至于今有大謬不然者蓋今天下之患獨在嚴于聽言而寬于用人言不論是非曹起而哄之計無慮淺深羣起而咻之一鳴則斥屢投則辱故曰

嚴于聽言也突梯脂韋諛也而世以爲適于用模稜剗方巧也而世以爲通于時齷齪可進稍抑易伸故曰寬于用人也今欲使言與人兩受其益其遵何道而後可一曰開言路一曰慎選舉邇者發言盈庭幾于聚訟尙欲開之以滋議論乎不知議論煩多正不惟其收之而惟其息之也誠葑菲不遺芻蕘不棄深計不疑交爭不異則無論人無不盡之言而議論亦次第熄矣邇者擯臣接踵幾于錮才尙欲嚴之以滋刻覈乎不知真才凋落正不惟其慎之而惟其擯之也誠銓選必公推舉必嚴寧朴無華寧鈍無捷則無論士無倖進之門而真才亦次第舉矣繇是人與言合則亟收之言與人違則陰用其言而顯棄其人人浮于言則首擢之言浮于人則姑器其人而徐試其言可以言而究人之用可以人而考言之實可使言與人兩用而兩不相害則惟操之得其道哉不然而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九

九

嚴聽言寬用人生竊不知其所終也

心性

道在天下果且有二乎哉果且無二乎哉以爲二則紛紛紜紜而有統宗會元者在二而未始二也以爲無二則渾渾淪淪而有條分縷悉者存一而未始一也自古惟聖得一惟賢者繇不一以至一夫至一之塗自不一始則言道者何必拘拘異同之見哉吾見合言之而不爲混分言之而不爲偏雜舉互言之而不爲支離凡以發明理奧而羽翼道眞也知乎此而執事所詢心性之學可以臆對矣自昔開闢以來之道集其統于孔子而得其宗者曰曾曰思曰孟彼其一脈相承寧有異旨乎哉孔之授曾曰吾道一以貫之夫一則無二何分心性蓋至會子而始言正心也且又奚以不言性至子思而始言率性也且又奚以不言心至孟子而始言人

心天性也存心養性也且又奚以分天人而別存養則嘗試思之
而得其說焉夫人稟太極而生惺然覺者心乎生生不息者性乎
聖人會太極之全則不分心性蓋一而貫也然不言心而間嘗言
操存舍亡之心不言性而間嘗言相近不移之性其旨約其意該
心性靈籥啟于是已又何疑三子之得統哉是故曾子非遺性也
大學開示入門于心爲最切至以正心基治平之化則中和位育
該矣子思非遺性也中庸闡明道術于性爲最顯至以擇執示誠
身之要則格致誠正該矣孟子非歧心性也其言隨事發見故于
仁指其體曰人心于形色觀其竅曰天性于心性密其功曰存養
至性命伸抑之論及寡欲養心之說則天人存養又該矣蓋嘗譬
之心如穀種然性則其中之生意耳培其種欲固欲密則正之存
之之說也道其生意欲滋欲息則率之養之之說也彼諸賢立論
乾坤正氣集卷二頁七十一

十

固人人殊總之從心性發揮非與聖人相左已繇此言之歧吾道
爲二固不可而遽欲混之爲一亦豈見道者哉乃世儒之論曰即
心卽性卽存卽養是謂穀種卽生意而培植滋息可同日施也不
然必矣善學者有道焉以盡性爲究竟以治心爲發端極于盡性
故天地萬物不離一掬始乎治心故食息起居不踰一敬會之慎
獨思之戒懼孟氏之勿忘勿助皆是物也于以求聖人之一貫庶
幾其近之哉

觀人

甚哉觀人之難也非人之難知而得其神之難也非得其神之難
而我以神遇之之難也且夫人固不易知矣山川不足喻其險江
海不足喻其深烟霞變動不足喻其幻以彼物形萬狀而徒欲以
我之形炤彼之形兩形相物其何能見于此蓋有神焉觀于人者

向以神顯則雖舉動在倉卒而可以覘生平之槩觀人者而以神
遇則雖感觸在斯須而可以得藻鑑之精以此推之萬不失一矣
曰昔知人能得士者如識元德于升聞獲良弼于夢寐小鷹揚于
涓綸彼其精神相遇豈待言哉世下降而一二神識之士亦往往
有捷得奇中者餉饋可以徽德不徑可以表操墮甌或以成名落
帽亦以見奇圍碁而知辦賊捕博而占克敵遊汎而推坐鎮任履
展而決立奇勳此皆卒然之感無意之遭而甄叙材品如別黑白
抑何捷也夫亦有神遇耶神也者精誠宅之而不舍夢想注之而
不離我之心思于此凝聚而彼之意氣于此融結想數君子在當
時其禔躬砥行之念匡君致王之忠必鬱積于心源而勃發于顏
表有未露其形先見其意者而又當時旁觀諸賢或欲拔孤芳于
未造或欲識雅量于風靡或欲需真才于劬勤意相喻也精相投
乾坤正氣集

卷二 頁二

十一

也以神遇神宜其合也不然者彼以天倪顯我以形迹求彼以中
局露我以外郭測則夫矜持于飲食動履之間不目爲拘攣乎坦
率于急遽苟且之時不目爲矯情乎適意于博奕遊觀之地不目
爲放浪乎騏驥之伏于鹽車也塗之人未始過而問也伯樂者一
過之凝眸留盼脫之轅下而哭其相遇之晚神有所投也驥不遇
伯樂終老死鹽車下耳神雖王能自表見乎故觀人者欲得在人
之神必先澄在己之神中情潔白不可污也襟懷高曠不可拘也
虛明內瑩不可翳也圓通外朗不可滯也夫如是然後其神全神
全故可以自鑑亦可以鑑物可以考大德亦可以稽細行雖以程
量當世易易矣

裕國便民

國家之患莫大乎地有遺利而民有餘力地非不可耕也民非不

能耕也有可耕之地而無其民則貨棄于地計莫若驅民而農之
有力耕之民而無其地則力羨于民計莫若分土以授之然人之
情趨于其所欲而苦于所不便拂之所欲強之不便則雖有其地
有其民而終不得有其利善爲國計者使之有所欲無所不便夫
然後人與地相得財與力相成中外禔福遐邇蒙休國家長治之
策不出此矣我國家奠鼎燕都三輔重地譬則咽喉也沿邊諸郡
譬則肩背也海內郡國之民譬則肺腑腹臍也咽喉病肩背瘠肺
腑腹臍虛有人身者必卹然而慮而以觀于今天下何如也內地
延亘千里而人足罕覩根本之慮安在邊餉時乏而屯政不修籬
籬之計不無少疎焉乃郡國之民爭聚于有餘而農桑繫蓄無所
者又何比比也夫以此地之有餘民之不足彼以民之有餘地之
不足說者謂莫若兩利而交濟之則夫分地授民使民任地計莫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七

便于此者然間搜往牒諸所爲徒豪關中徒民塞下與夫徒民寬
大地者往往未見其利而適以滋擾則何也人情安土重遷驟而
徙之彼亦烏能棄父母捐妻子離墳墓一旦自投于草萊荆棘之
地也哉故爲今之計又莫若因人情而利導之其著爲令曰富民
巨商有能開一成闢一井者復其家無所利其稅甚且以序績受
賞竄民下戶則給之鋤耨賜之畜牧俾各量力以受田其不願者
聽如此行之畿內而又禁咸畷之侵漁行之邊郡而又禁將吏之
培克數年之後微起其科上可裕國下可便民國家經久之計何
以易此哉雖然此墾田議也而又有積粟之當議昔漢文時鼂錯
請輸粟郡國尋輸塞下國以殷富號稱治安今田雖墾未有餘粟
也誠令民以粟免罪且以粟補官先輸之三輔繼輸之邊郡大約
積十年之蓄而後止其法與墾田相表裏此則先臣邱文莊公所

嘗議而廟堂之上已有計及之者惟執事進而教之幸甚

六官之長皆民譽

人主號爲得人而其後之危機禍本有卽于其人而醞釀者君子惜其知人之未明也夫人固不易知也徇其名則是較其實則非泛而觀之若疑于才且能深而求之或狡僞焉而不可測故用人不可不眞知也吾不眞知其人之何如而徒徇耳目以任之則始雖未覩其害而究也馴致積習有舉國家之大禍危而胥醞釀于是者是以世主蒙得人之名而受失人之禍則亦以其知人之未明也六官之長皆民譽史臣美晉悼也而愚有遺憾焉晉自文公以後國勢凌夷老成凋謝其佐若狐趙若魏卻遐哉不可復作襄成景厲之間趙穿以臣而弑君岸賈以僚而傾友欒卻以世而濟惡彼一時在位諸臣苟竊名器不過各以自就其私烏有所謂民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三

譽者哉易世而有悼公者出慨然有志乎興衰補弊而于用人爲汲汲故其舉不失職官不易方大抵六官之長多民譽云嗟乎此霸王之略而最勝之遺事也顧君子有遺議焉何哉蓋愚嘗搜往牒見其所爲任六官者非公輔之才非廟堂之器非奉公憂國之佐不過二三世族若卻魏趙武諸人焉夫諸人者何也則後所號爲六卿者也嗚呼炎燻方澠殺節已端其機華英甫芳萎辰已潛其穎彼六卿之背逐君親割裂土宇其勢固伏于後而不可觀而其一念逆謀從微至著自小積鉅必有可以見影而察形者故延陵季子聘于晉而曰晉國之政必歸于趙魏韓氏之後而叔向亦曰晉國之政將歸六卿是當時之人情亦大可觀已而奈何悼公之弗知也乃以爲六官長也且彼諸人者果爲民所譽乎尼父柄魯虜裘與謗至于化行而始獲章甫之歌鄭僑執政與人交口馴

及三年而始獲謹嗣之類彼一聖一賢得民猶若斯之難也而諸人者何以遽爲民譽也或者如田氏之厚施于民要之也而非自譽也抑或如阿大夫之善事左右卽譽也而非出于民也悼公年十四而甚賢明謂宜燭奸謀于肩曉邊逆黨于微茫若六卿之屬乘其未發稍抑其權毋令執都要母令履崇顯庶諸人者有所警而服而乃重其事權隆其寵秩倒持太阿而授之柄養成其桀驁虎嚇之勢是故今也分六官而治後則鄙六官而不足爲矣今也從民譽而顯後則欲因人望以竊國矣蓋至于再傳之後凌遲漸久土崩勢成公室焉爲之割裂郡邑焉爲之剖分晉子孫焉爲之徙屯留周共主焉爲之斂氣不敢問而且命之曰侯也是卽六官之後也愚故悲夫悼公稱得人也而不免失人則知人不明而貽禍以至無窮也抑又論之六卿強矣而篡晉也乃不于其身何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十九

古

悼公猶有以制之也彼其銳心求理復興霸王威令行矣卽不能損六卿權六卿得無創乎故曰任六官者悼也制六卿者亦悼也是則晉不可以無悼

六出奇計

人臣出謀以佐人主而未免于純任謀故功罪參焉而其謀始有所不足貴夫人臣事君不必廢謀也亦不必純任謀也廢謀者迂而無當純任謀者百試之而不必皆中其可試之而中則謀爲有功試之不中而反以基禍則謀不惟無功而且有罪豈謀不足貴哉咎在純任謀耳若漢之陳平以奇計事漢可也奈何而事事必以計也吾觀從古人臣亦何能執拘攣調膠柱磴磴然竊附于守正之說而漫無所計哉南巢不放則牧宮之中造其計羨里不出則文馬之類售其計鹿臺不焚則陰符之秘伏其計東國不寧則

破斧之勇逞其計彼聖人者猶然計也猶然奇也但聖人以其一時通變之權濟吾萬不得已之事而至于時過事已釋營慮遊湛域一堂而上道德仁義勉輔其間而無復出于智謀術數之爲者故其臣道粹白聲施到今若爲平者何乃以其計槩用之也吾觀高帝榮陽白登之圍命懸于虎口身殆于几肉當是時雖有孔孟之道化無所喻之雖有尾孝之信行無所格之則計有不可少者而平也爲之計出女子榮陽因是以得解矣爲之計遺闕氏白登因是以不敗矣斯誠有足奇者焉而若夫堂堂義師何假于捐金反間乎則奇而詭人各爲主何竟以惡草具進乎則奇而譎制命在君何必附耳以封齊乎則奇而詐至于雲夢一遊旣不能救人主殺戮元勳之失而且壞先王百年巡狩之規固彼之所晏然爲得計而吾則謂斯計也狠戾而賊物卑卑焉無足奇也蓋平之所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五

習熟者在于傾側險陂而其所汨沒者在于機械變詐故其用奇之日少出一二或得以有濟而追夫事勢所在似不宜以計術勝者亦往往不顧而行之而仁厚長者之意斲盡而大壞且也亦何止于六事已也鴻溝割而勸無東歸計出于市井之攘利諸呂王而不聞廷諍計出于身家之苟全錢獄問而駕言相職計出于欺君而罔上端居深念恐禍及己平之爲計也窮矣將相調和卒安劉氏平之終得其計也幸乎假令爲平者學問明達道術不疎旣以發謀矢慮出其君子險難而又以仁義道德佐其主于聖明庶幾哉與伊散比隆與姬姜並烈將至今聲之也而安病其計之奇耶夫惟事求可功求多紛紛計術終身用之而不釋故昔人謂平之奇計爲漢初罪魁不知計不足罪也以其純任乎計則罪之亦宜抑有說焉上好愿慤則下罔以僞應矣上好儂黠則下罔以實

應矣漢高持三尺取天下所用之人嘗先于智勇而所行之策嘗
主于權謀當是時臣有變詐百出以求售焉若平者惡得而無奇
故知平之多奇計也乃帝之主奇計也若是吾于平何尤

獨此最爲有得

夫聖門四代禮樂首稱夏正則夏令善哉秦人不道手裂舊章以
十月亥爲歲首其繆已甚漢興而猶因循不革何以昭盛典揚新
德武皇帝渙自宸衷躬下明詔議所以改正朔繇是博士大夫共
以爲從夏正實便帝亦嘔喻受之百年之謬一旦而遂革嗚呼得
之矣得之矣夫以帝之行事若此其得而尙論君子若不滿焉何
哉聞人主欲有爲于天下必也振攝其精神而鼓舞其意氣于人
情之所溺焉而不知節蕩焉而不知返者務痛自刻勵以制其無
底之侈心則其爲力也難以其爲計也得事不切于身心數不關

乾坤正氣集

卷百九十一

夫

乎理亂而吾特按古迹行之要未稱爲得計也乃帝之世其所當
設誠致行者獨造厯一事乎哉吾觀帝以少年英銳之資席文景
富強之業承平久則佚樂易生志願侈則尙大必起斯時也謂宜
每事撙節隨處簡制憐憫焉置其身子道義禮法之塲而不敢張
大其施爲然後可以光舊業而昭盛治何帝也獨闔于是而日紛
紛也栢梁旣築建章復營此最爲失之靡費矣驃騎出塞貳師詣
宛此最爲失之窮黷矣文成致鬼五利延年此最爲失之謬悠矣
立石泰山誇功梁父此最爲失之矯誣矣算至舟車租及六畜此
最爲失之苛歛矣繡衣有遣故縱有法此最爲失之刻礫矣窮侈
極欲之態好大喜功之爲可以日舉則日舉可以月行則月行竟
帝之身而論曾不有點簡克制之功也被造厯一事雖國家正朔
所關而夏令具在舊典可循天子一頒詔而百辟欽從矣則其勢

甚便也帝惟樂其便也故慨然見之行焉而脫也猶之乎土木神
僊之類必有待于點簡克制之爲難則帝猶然弗能行也而安在
其爲得也蓋吾觀孝文之世賈生勤勤懇懇請改正朔而文也謙
讓未遑似爲失策顧君子無少貶焉則以其恭儉節制之規簡束
乎身心者夫旣行其所甚難而此一事不足以病其失也乃今不
務遵孝文之業克難制之情而僅出賈生之見圖易就之舉是果
得耶失耶不待智者而辨之矣先儒曰獨此最爲有得言獨則所
失更多言最則所失更不細也蓋亦春秋書法云

竹林七賢

蓋嘗論之士人者天下所共以爲準也意喻色授不踰眉睫而窺
矚者輻輳啟口容聲不越戶庭而傾耳者響臻動靜起居不離几
席而環覩者影赴是故端人君子重之慎之左右規矩無少越焉

乾坤正氣集

卷一百九十一

七

前後準繩無少悖焉置其身于禮法之場而惴惴乎簡束而不寧
亦何樂而自苦若是哉誠謂天下之標準在是而欲以一身維之
也吾觀晉魏之季此意岷且久矣魏文慕邈達忽守節已失所以
風勵人心之本而何晏王弼之徒蔑棄典文浮沉仁義游辭揚說
波蕩風靡使後生小子遂翻然改轍故以阮籍劉伶之沉湎焉而
曰賢以稽康阮咸之倨侮焉而曰賢以山濤向秀之名高焉而曰
賢以王戎之佚遊焉而曰賢此七賢者高枕茅廬百無畱念肆志
竹牕一無用情訑訑然惟驕蹇世故傲睨萬物以爲吾可解于鹿
網而起于士林矣而不知當時士大夫其羣然觀法者謂何則勢
不得不胥而吾從也故學者祖莊老黜六經孰啟之蠹自竹林之
無異無同者始談者喜浮蕩賤名簡孰貽之誕自竹林之非法非

訓者始立身者高放濁狹節信孰教之偷自竹林之弗軌弗則者

始仕進者貴荷得鄙居正執道之貪自竹林之不醒不清者始當
官者潮晏安笑勤恪孰濫之觴自竹林之若浮若沉者始天下之
人馳騫于空虛放蕩之中恣肆于規矩準繩之外相師成風相尙
成俗遂致職廢業隳禮壞樂弛厯魏而晉亂亡之相繼者迄無寧
日當夫永嘉之季中原雲擾胡馬星馳竹林諸君子何不賦一詩
任一誕爲國家排大難耶則信乎其貽害者遠也或者乃謂士各
有志焉故或茹黃綺芝或垂富春釣或抱隆中膝或發蘇門嘯此
人皆意有所適非自爲侈大而己若七賢爲非則四人者何歟是
不然君子誠不避山林巖野之趣顧所以自適者名教中有樂地
焉如必土苴禮義贅疣人世而以爲吾能曠達是率天下而蕩于
淫陂也故竹林者禍亂之淵藪也七賢者國家之蠱蠹也君子考
風俗之凌夷痛神州之陸沉方謂若人之罪上浮桀紂焉而安在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太

其爲賢哉雖然是不可槩論也嵇康阮籍輩固已甘心世外庶幾
哉其山濤乎欲釋吳爲外懼謂武備不可弛而典選累年甄別不
爽又若反其曠達之習而進之謹恪焉者如是則雖謂竹林之中
有一賢可也

無欲然後可與言王佐

論曰相臣以天下爲心必盡祛其有我之私而後無負乎君所以
置相之意天下大矣人主不能自理分而寄之一相相臣者君所
與共天下者也吾不以天下爲心而區區焉橫一有我之私則既
以有我遂以有物旣以有物遂以有欲我與天下分而爲二而人
主置相之意始孤夫惟純懿之住宅志公平游心廣大儼然立于
四虛之途若視天下無非一我者而不敢以己私意傷天下之公
夫然後心術純事業粹功與天壤流而名與竹帛垂也故曰無欲

然後可與言王佐斯相臣無我之說乎且甚哉欲之爲心界也人之心一物之交萬而所發之情有七七情總歸于欲衆欲總歸于我故自血氣心知之屬苟內知有我皆初然有動乎欲而况相天下者耶宰相上佐天子理陰陽中率百官而下制萬民之命求靡不供徵靡不應蓋視天下之無一加于我者彼亦烏能棲元默屏營慮澹然于欲無所起也而獨不思夫君所以置相之意乎夫天下至大億兆人至衆天爲民作之君君又爲天下立之相是君以天下爲度不得以天下徇其欲也相與君又共以天下爲度不得借君之天下以便其欲也故有欲之君不可與行王道有欲之臣不可與言王佐則相臣孰先無欲哉然所謂欲非必盈苞苴盛女謁崇宮室侈飲食一切塵芬世味之爲汨沒也苟內觀乎我一膜之外若有所不通外觀乎天下精神命脈若有所不貫則我之根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五

內伏而我之流外潰心術烏得而粹白事業烏得而光明其亦難與語王佐矣獨有大臣者伏而思曰君以天下託之我非以可致之權濟我一人之欲而實當祗有我之念共成天下之公故其爲心也無將迎無意必無適莫城府不設于內町畦不立于外藩籬不隔于中惟持其正大公平蕩乎與天下爲徒一威福如其事之寬嚴而止我無私喜怒焉一子奪如其理之去取而止我無私愛惡焉一生殺如其人之功罪而止我無私哀樂焉布一政曰詔王之權而不敢以私意假借頒一號曰共王之政而不敢以私意猜擬甚至舉世譽之不加欣曰我何德以堪此舉世非之不加拂曰其乃不德致然歟夫如是可謂能克其我心而進于無欲矣無欲則清清故汙濁不停于胸中無欲則虛虛故偏執不橫于念慮無欲則平平故乖錯不顯于事爲能使陰陽調風雨時百官受成萬

民樂業功烈炳于當年聲稱浹乎來茲斯亦命世之儔王佐之選已而詰所繇致有秋毫不自無我出者哉粵稽古昔臯夔陳謨伊傅佐命姬呂定鼎其無欲之衷聖性得之蓋其尙已代而下也無論漢唐諸佐或駁而不純或粗而未細卽如司馬君實之相宋也非當世所號爲老成碩輔者哉乃變易新法不以其漸時有說之者曰天下事非一家私議君實若不聞彼君實賢者也豈其有我之心而然則亦我之未盡克也故佐天子相天下者道莫先于無欲而其進于無欲也非盡祛其有我之念不可矣雖然人臣能自克其有我之心而不能使人主必諒其心設使臣抱朴忠君或以爲慙直臣輸積悃君或以爲膠固抗言讜論則有逆耳之嫌引身致位則有懟已之誚卽名世復生豈能得當其萬一乎故必有無欲之君然後可與任無欲之佐斯又所望于明良之世也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干

堯舜以來相傳之意

自古紹天闡繹之聖能以精神流通百代者其必有握道之極者矣極者何中是也且夫道一中而已原于天命不爲幽率于人性不爲顯洩于鴻濛不爲初長于萬古不爲老賢愚各得古今共貫蓋于聖之精神會是焉彼聖人者當先天以開人揭一中以立極一堂之上旣已面相授受而其統緒相承遂傳之百千萬年口朝夕何哉天命常在人心不死聖人之精神流通宇宙間者固不應滅且息以至萬世無傳也則夫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傳此中乎請因紫陽之說而申之蓋嘗鋪觀往古歷數世運義軒以前靡得而鏡矣卽自堯舜以推之至今一元剖而中古也又倏而叔季也皇帝降而王霸也又衰而力政也君相易而師儒也又趨而俗學也世殊風時殊習百家殊方卽隸首不能紀其數而乃從千載之

後邇千載之上欲取古聖人而索其一綫僅存之意則無乃迂而無當乎是不然蓋亦觀之天耶夫天渾渾然穆穆然惟是亭毒之表以一中起化而羣生萬有咸囊裏包括于其間前乎無始後乎無終無弗流也無弗貫也無他則天之精意在此中也而况聖人以中立極者哉吾觀執中一語發自帝堯旨哉抽扇啟秘已舜乃以危微致戒精一致密要不過使此中本體毫無虧焉夫道至于中則不宜有加學至用中則不容復有出入是故自堯舜以來世吾不知幾更而此意繩繩相承合後先如出一轍當其盛也此意揭而行之于上禹以造夏湯以興商文武以開周皐夔伊傳周召之徒以翊運佐命而堯舜見于事業迨其既也此意闡而明之于下尼山之鉢洙水之源顏之卓曾之唯思孟之授受無非羽翼維持乎是而堯舜見于羹牆又其衰也此意在若明若滅之交而正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三

統終不可息佛老不得蕩之以虛無申韓不得戕之以法律惠施公孫之屬不得混之以堅白異同之辯而堯舜其心至今在何也天不已則道不已人心不變則道亦不變宜二聖之神獨往獨來于宇宙間也歟上考聖賢之統下觀末世之學亦足羞也夫中不可名言烏乎取乎中說中不可執著烏乎惟念一中蓋至紫陽氏出乃始黜去異說獨窺本體今觀中庸一書表章之力爲多則堯舜以來相傳之意其在朱子歟雖然道一也三代以上之統君主之三代以下之統儒者主之此豈堯舜之道又有所偏而弗貫者殆君心未加焉誠能戒危微致精一統一聖真不詭于中將君與師合而爲一道治與道混而爲一統卽二帝不可三乎哉

徐念陽公集卷四

明徐如珂撰

涇縣潘錫恩校

重建關聖大殿兼創三善閣疏

當今三尺童子靡不知有關聖云關聖侯于漢王于宋帝于我明綦尊重矣非夫帝制而王之重也重其神而聖也何者聖人之教無不可知故常信有不可知故常尊合可知不可知而神其用故常尊且信仲尼氏陳三德揭五常惟茲現在爲兢兢循其教如家人父子無所疑貳是謂以可知而常信釋迦氏剖死生扶因果兼過去未來津津不置循其教如造化鬼神不可測識是謂以不可知而常尊若夫遵仲尼氏之法而臣必忠子必孝心必光明行必正大天下人旣信之而不敢疑祖釋迦氏之意而生不朽死不滅善必獲福惡必降殃天下人又尊而不敢玩則古今來惟一人焉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一

曰我關聖關聖正氣塞天地赤心貫日月英靈滿乾坤忠義亘今古天下人信之不啻父母而尊之不啻上帝所從來矣然猶曰產于蒲會于涿間關于楚魏而戮力于巴蜀所至輒有殊尤異迹故足重也若我吳者關聖所爲圖之而不克者也地未入其版圖民未歸其約束而至于今又不知幾千載矣今試就吳民而問以雲長大節有不凜凜者乎過其廟有不瞻禮者乎睹其遺事有不願爲執鞭者乎且求而必獲禱而必應某也疾以神佑焉而愈某也患難以神佑焉而解實不止韓侍講所云者抑何其尊之信之一至此也聖故也仲尼儒而聖天下信之矣釋迦佛而聖天下尊之矣關聖神而聖天下尊且信之矣宜乎我吳之民與天下同一心也夫關聖之造于我吳甚厚吳民之尊且信者甚深而所居湫隘廟貌傾圯致令上不與鬻宮並駕而次不得與梵宇爭輝則吳民

實有責焉是用約同志期鼎新各輸已貲共襄盛典庶不負吳民尊信之意云或曰廟不南面奈何曰形家言未足據獨計關聖之福庇在東南乃心未嘗不在西北前人創制或有深意則仍之便又曰關兼三義何居曰關聖所捐軀以殉者何人所比肩事主者何人則茲閣也亦俱存俱沒之意也曩昔不可以已謹撮其大端于首俟工成而求椽筆爲之記

搗巢紀事

渝城之役喘息未定而當事復有監督合江之委時壬戌七月十二日也進督餉劉二守國藩議曰今日之事比攻渝更難兵費多而精餉欲足而繼不多不精不足不繼曷克有濟餉廳曰兵難渝度須至彼議之餉亟需也安可不早計乃設爲編派法與轉輸法欲條上之而藩司先有成議不可更矣是時總督部院將從合州

乾坤正氣集

卷言九十一

二

移鎮渝城而按院亦自敘瀘巡歷且至皆以中秋爲期渝當殘破後煨燼之餘而瓦礫之區也一切飭廚傳新廨宇賴余二守新民以辦惟是兩臺輻輳憲檄星馳不日調度兵馬則曰稽查錢穀不日防詰奸宄則曰平反獄囚不日殿最功次則曰品隲賢否蓋形神俱疲者一月乃得已于事而竣而部院以援黔行按院且繼發矣重陽初陪巡合陽一如渝城行事事畢走定遠送之乃道大足出榮昌歷富順馬首所指無非殘渝景象眞蜀民厄運也遂謁軍門於敘府軍門曰噫子來何暮渝寇子能討之藺賊子不能定之乎余曰謹受命乃問兵數之多寡餉額之盈虧將士之勇怯地里之險易以至土司之忠梗順逆莫不抵掌借箸無或隱焉然後順流還渝而秋已暮矣進余二守與之約曰百里之外疆場之事使者爲政疆場不戒使者責也百里之內四封之事守者爲政四封

不虞守者責也二守唯唯盡瘡痍欲撫反側欲安勞來欲時禁防
欲密二守皆優爲之而予乃安然就道矣渝抵合僅三百里時天
久雨泥淖不能行馬陷大澤中力控之乃起右臂爲傷弗顧也孟
冬二十日抵合江開幕於廣慈寺榜其堂云蕭寺爲幕府澹泊寧
靜日惟飲合江一水浩氣作長城慷慨激烈誓必取蘭州二酋蓋
以賊賊爲期也問誰大將則副總羅乾象薛來衍問誰舊將則領
遵馬營都司唐天貴張鍾秀袁蓋袁仕朝郭尙智問誰新將則副
將朱一龍參將鄒蔚然守備張明遠洪綱王繼先問誰監紀則二
守趙其杰而劉餉廳亦先期至納谿路聞之謂合江有三絕蓋指
羅與越與劉也仲冬二日閱材武而較之而兵單弱甚先是越二
守與諸將議合江路仍分小三路進兵左一路趨赤水抵竹瓦羅
任之中一路趨先市抵小關薛任之右一路趨九枝抵中箐越任

乾坤正氣集

卷言九上

三

之而此三路者非各有衆萬餘不可時惟羅部下稍如額耳其他
固寥寥也議調議募趾相錯于道而羅帥當先發郊祖之羅亦誓
死以報是月杪屬有納谿之警張明遠進曰從舟便謝却之人心
乃安嘉平月舊將王元第郭完董三知耶應宿郎崇秩馬仁馬襄
與應襄陳治安兵俱先後至乃以強半屬薛帥俾劄先市先市兵
亦振歲將暮按月餉而給之而餉告匱請之軍門無以應問之藩
司無以應括之重慶乃應以張制院所存河南餉二萬金兵始無
喧癸亥元旦三卜吉而得六么者三心惡之作寇公澶淵詩有六
師齊唱凱歌旋句益志勝也初四日小關有警羅副總移師擊之
斬首數十級賊少創未幾王國禎以涪州兵五百至楊通才以平
茶兵二千至覃寅化覃懋勳父子以忠路兵三千至譚大孝譚正
通譚正意施賢以捍子兵數千至越二守大喜亟發進中箐爲三

路犄角計及按日米而予之而倉無米粒械江津吏參合州定遠官嚴檄順慶所屬不少貸而米始徐徐來二月初逆賓修小關之怨統所部出大風堙使越二守合兵拒之薛以孤軍輕進與越相失遂遇敵而潰人情震恐謂賊且出合合一日數警刃其請張者三人衆乃定而羅副總已於十五日率偏師直走土城斬首數百級略定其地實聞之大怒悉出精銳再修土城之怨予曰事迫矣急令越二守督軍譚遵馬兵一萬有奇卷甲趨之未及發羅有戒心師以三月朔出土城矣羅帥出而薛與越亦復不進相與休平江干且聚訟焉薛曰某兵吾兵也何以屬羅羅曰某兵亦吾兵也何以歸薛于是陣傷者病戰勝者亦病眞病者言去不病者亦言去越二守調停之不能得願以全師盡屬羅羅意始解然而未肯卽進也予不得已以身倡之三月廿四日抵先市兩帥不得不進

乾坤正氣集

卷三十一

四

先市四月初七日抵仁懷兩帥不得不進仁懷時越二守新失兵權不無歛望羅復以此懷恨飄然再出薛亦繼之余忿懣病發乃下令曰先市仁懷兵有敢退一步者斬衆皆股栗遂檄譚大孝譚正通楊通才張鍾秀覃懋勳兵漸劄漸進示無退意十四日賊日寄廷彩羅舒成出降而長寧路官兵亦以是日寇永寧城余病且起兩帥聞之不得不還向仁懷矣薛帥與張明遠洪綱俱進中箚招降日以萬計越竟以人言去不及進餘兵盡隸羅部下土城在望需米前發及索運夫而輓輸之而夫遷延甚奉軍門令令銅鑿大足榮昌三正官親督運夫而夫乃稍稍集然上下山坡出入溪澗一運之後病者十五死者十三予以標兵試之而知其然未必皆正官罪也端陽二日子偕部將馮世修發自仁懷督米千石溯流而上歷柴灘過風溪雖險猶可涉也至小丙灘水勢湍激幾不

可渡手口交作乃得濟焉再上爲大丙灘險甚不可行矣取辦香
虔禱須臾水長二丈余舟先渡糧艘繼之渡未及半而水已涸矣
時羅副總在土城已有銅鼓塋之捷舟中得報擊楫久之恨不得
縮地而輸之米其如登天之難何也余猶過掛鈎溪歷大小別灘
盡以運事付州同江濟南齋一月糧改從陸焉初十日發小關天
驟雨山逼水湧陸沉于淵乃從叢林密箐中取道以行人不得肩
輿馬不得鞍轡忽自高而下忽自伏而起一步一崎嶇一息一陷
穿偶失足幾蹈不測從者力持之右肋爲傷弗顧也亟遣健足二
人先以懸賞五百金齎至營將士聞之無不感奮十二日羅帥散
其金分佈稍定而逆寅借水西兵二萬布滿山谷間十三日兩軍
對壘捍子兵少却覃懋勳部下士曰與其走而死不若戰而死借
其偶八人挽神臂弩連發中之賊大潰我兵乘勝逐北轉鬪數十

乾坤正氣集 卷百九十二

里斬首千餘級遂入古蘭而燒其宮闕發其塚墓百年巢穴一旦
蕩爲邱墟矣是役也斬其頭目四人而魯仲賢者安邦彥匹儔也
黔中購其首萬金而一朝爲覃兵所獲其亦足以寒水西之膽而
禡逆寅之魄矣余在米糧驛聞捷不覺展齒之折也亟進土城再
督戰而賊已遁自古蘭燒後逆寅父子奔竄不知其處最後踪跡
之謂匿龍塲壩云予謂元惡逋誅蘭局未結乃畫臨河三策聚數
萬之師逼龍塲壩而軍或激怒而挑之戰或設伏而誘之擒或懸
重賞而購其元三者一中必可以得志而羅帥忘其誓死以報之
言忽稱病不渡河然日日招降時時漁獵非眞病也若使越二守
而在當不至是初覃寅化使其子懋勳父事羅冀有所得尋悔之
至是懋勳曰旣不使因糧于敵又不能以時餉我安用此阿父爲
必殺之而後快羅大恐告急于子子示以大義凜以三尺懋勳謝

過不遑羅乃免當是時也帑金不至官藏如洗民運不前土有菜色而師無宿飽紛紛掉臂以去余亦一月不知肉味取所攜乾脯嚙之左齒爲傷不覺心有動焉臂可以屈而伸肋可以創而愈齒不可以斷而續也夫進不能誅罪人退不能殲死士置其身于不毛之地而餽其口于無米之炊天耶人耶爰有侍者伯生安國爲我卦之同人是值先號後笑大師相克意者其升遷之象耶當應在子刻時維月晦子方偃息厥有報人來自昏黑謂推問少旨已久得子不以得官爲喜而惟求賊是亟方將殲渠魁以懸藁街違計蒙霧露而披荆棘羅竟衰如充耳子亦愴然心惻倏季夏已將半卽株守而何極然後謝諸將離絕域過小關而形勝之必圖酬大丙而貞珉之是勒雖不能上告成功亦庶乎下殫心力辭制府於瀘陽謁巡方于巴國余劉兩公依依不忍舍而渝城父老子弟乾坤正氣集卷百九十一

六

至欲獻而涕盡予亦爲之動容嗟小子其何德遂解維而東時又爲七月十二日之吉

丙灘紀事

搗巢之役余旣監視三軍矣而糧餉不繼兵士嗷嗷癸亥仲夏二日發自仁懷督米千石遡流而上厯柴灘過風溪雖險猶可渡也至小丙灘而險更甚手口交作乃得濟焉再上爲大丙灘險惡甚不可行矣督運江二守進曰水自天來石從水出波濤洶湧非力可及余曰噫嘻有是哉取辦香陳庶品禱于丙灘之神曰奢酋不道上千天誅王赫斯怒戒我師徒兵行糧食轉運崎嶇願借神力默相陰扶舟無停楫士有宿饋功成奏凱廟祀江隅禱已忽然水長二丈波恬而浪穩余舟先渡二守繼之請舟渡未及半而水已涸矣余欲再禱二守止之曰神不可再賣俸不可屢僥昔日淳沱

冰合纜渡數騎耳余曰噫嘻有是哉畱二守料理運事余猶過大
小別灘至小關乃從陸焉六月望日尅藺而回因念神實佑我其
可忘報使二守創廟江干刊石其中而紀其始末如此丙灘不知
何神地向離蓋取丙丁之義云二守名濟南閩人任合州蓋循吏
也余有詩云從來蜀道苦稱難誰信今朝有丙灘萬水建瓴天際
下四山削壁望中看濟川愧乏商家楫縮地慙無羽士丹天祐我
王征不道舳艫飛渡似安瀾

歸塗紀事

余發自土城宿小金沙天雨甚江水夜漫故道盡失乃使兩健卒
持利刃隨山砍木取道以行予攀崖躡磴毫無難色將士皆相失
在後馬顛仆有爲虎齧去者幸不傷人耳至大金沙隔一水不半
里許若從山腰遠出約二十里而遙望北岸有竹筏使善泅者泅
乾坤正氣集卷音九十一
之過河子手執一蓋坐小肩輿中駕竹筏爲乘桴狀泅者前導力
稍怯以蓋取水若棹槳然須臾遂抵北岸時隨行二十人十往返
乃得濟稍加一人筏卽汨汨乎沉矣間中火則庖者苦于渡筏已
從山腰遠出抵暮乃至是日竟缺一餐予戲謂蒼頭曰吳城以內
渝城以外有備嘗艱苦如若翁者乎蒼頭喘息甚搖首不能對書
此以志勞瘁之一

西征紀夢

曩者神宗皇帝三十有六年爲戊申春珂謫滇九年矣而不得調
私自念人生隙駒耳少壯已過老大何爲蓋不無惜時之感焉感
而成夢有足異者夜夢神宗皇帝御殿珂伏謁如禮因致辭曰陛
下以臣爲有罪乎皇祖曰無罪珂曰旣無罪何以久而不調皇祖
曰諾吾將用汝引至便殿則皇太子皇長孫侍焉皇祖指珂而謂

皇長孫曰此人吾未之用汝可重用之因出袖中川扇三畀以付珂珂惶遽中隻手承之心疑其弗恭更以兩手捧持上之皇長孫乃覺不知所謂也是年秋老母見背珂自分於世已矣而是冬忽有衡州司李之命意者此其兆耶三年而起家中州兩年而備員南部又五年而量移東粵是時謫籍諸臣有二十年不得調者而珂賜環獨早是皇祖不以珂爲有罪而錄用之也然而授扇之意則未悉也辛酉春今上龍飛改元珂以呼嵩畢纒入里門而川東之命適下不覺心有動焉赴任中途聞奢酋發難于是且駭且疑而且以自慰也曰十年前皇祖有以命珂矣驅入境不惟無兵無餉抑且地方無官岌岌乎殆哉移書所知曰入蜀一無足恃所恃者十年前夢耳然而未道其所以也次年五月重慶尅復亦既有徵應矣乃述其夢以告所知曰川扇三者三巴煽動也隻手承之

乾坤正氣集卷音九二

者獨力撐持也皇祖之意若曰吾以是而付于汝汝以是還吾聖子神孫可矣此其夢甚異珂十年來不敢告人至於今而後敢洩之者也而有夢于半年之前者有夢於兩月之前者纔入蜀而夢北宮黜似子夏題意謂無懼爲主此其兆也而不意收復渝城乃在夏五月也頃入仁懷而夢革車三百兩日賊乃遁也此又珂先此其兆也而不意監督以來剛滿三百兩日賊乃遁也此又珂先以告人而亦有徵應者也夫此一蜀事也聖天子西顧而憂百執事盈廷而議建牙持斧之臣殫其忠而執殳荷戈之士宣其力珂九牛一毛耳何關成敗之數而獨勞我思再入我夢此無異故事有開而必先心無誠而不應珂生平無他巧而萬念惟一眞故精誠之極鬼神遙之其夢也乃其所以爲覺也其夢之異也乃其所以爲常也然以夢寐不可知之事而信之如蒼蔡又其所以爲腐爲

迂矣若謂周公之夢大聖歎其衰明王之夢時賢阨其遇而獨
輒夢輒應此大言以欺人耳則珂之夢尙更僕未易數也其夢耶
其非夢耶敢以告之夢夢者

倍食說

近村有老嫗者家儲磨石日食一升如量爾此或誑之曰混沌將
至盍謹備之嫗聞大恐日每倍食惟恐不盡卒之食浮其量竟以
飽死君子曰甚哉混沌之說誤人而嫗之愚而自速其死也某邑
令下車三日卽肆搜金人問之曰天下將亂胡能少待未幾以墨
得罪此亦畏混沌而一日倍食之說也乃事更有大于此者謫籍
諸臣禁錮多年特與賜環詎非盛典近者託言起廢人盡登朝纍
纍若若幾于署無坐處一異也丁己一察吹求稍過分別錄用詎
非至公近者藉口中傷槩爲昭雪賢愚共進林下幾無一人二異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二

九

也青瑣烏臺人間極選積資久任令甲昭然近者不曰採望則曰
酬庸纔履清華遽躡巍臚三異也郎署清曹上應列宿出宰百里
每稱得人近者或因事例或藉筭緣高議雲臺坐糜天祿四異也
監司嚮用自有坦途別歷而前儘足通顯近者厭薄外吏覬覦內
遷人號登仙自甘待漏五異也有此五異遂成四壅神祖朝嚴譴
固多宜黜不少今舉數十載海內陳人盡登仕版其壅一皇上闢
門求彥固多濟濟然拾級而進尙需異時今破格超遷聚于一旦
其壅一朝端之上前者積薪後者架屋實授槩改爲添註添註又
作爲實缺其壅三察案之間十羊九牧一瓢衆輿間或越組代庖
因而攘臂逐鹿其壅四漸積漸壅愈壅愈滯賢者固約結不得施
不肖者亦僥倖有所匿其時爲屯爲蒙其人爲蠱爲困此亦一日
倍食而將憂飽死之象也嗚呼世雖多事居諸甚寬人各有時需

次何害不意老嫗之後復有某令某令之後而爲老嫗者尙接踵而未已也世變江河汲汲乎如混沌之將至此孰誑之而孰誤之耶其愚乃甚于嫗已

題馬節婦記後

太史公傳聶政而曰非獨政賢乃其姊亦節俠人也夫節俠易耳而節孝難以余所聞許比部仲姊其節孝有足多者姊氏之言曰夫吾天也失所天宜死母吾命也哭吾夫以傷母命宜死所以不死者夫之孤未立母之恩未報也于是腸一日而九迴衷三思而百擣焦心若形不知歷幾風霜以薰蒼蒼之佑我今試讀十香誦思親記其音哀其節短其言恫乎有餘悲其志確乎不可拔也蓋至于今而鬢已星矣孤已成矣立弟已顯榮矣夫保孤與死難孰賢捐軀與報德孰厚而謂節孝之行不勝于節俠乎哉嗚呼有是母必生是女許氏之德遠矣不知其甥視其舅天豈無意馬氏子哉吾于文學有厚望矣

黃山東重建楊威侯廟碑

吳中風俗所家戶戶祀者有曰楊威侯民間俱稱猛將云先大父怡蘭公事之尤謹每有疾病患難則必禱禱輒應則張筵賽會以報之動費不貲人謂先大父非愚則狂耳歲丙戌余以丙子病就醫外家取道黃山下見一古廟荒涼其中儼然侯也私自禱僦病者愈當稍葺之必欲廟貌重新非富貴後不可未幾丙子病稍瘥遂支其頽宇而補其敗垣且歲時謁祀罔或缺焉甲午秋余歸自塲屋夢侯從東方來儀從盛設造先大父語曰紅旗閃閃二十七卽來矣余心私自喜以爲此放榜之期也捷書至則名在二十七語不虛耳乙未上春官余旣終塲而出時有禹門叔同寓迎謂

曰異哉異哉夜夢猛將何以在此適謂其吏云三塲畢矣吾當先歸汝須候揭曉以報余又私自喜使不博一第而何云揭曉也已而果然而余母劉太安人在舍亦以是日遣嫗謁廟守者曰猛將不知何往今纔歸矣嫗問其故曰夜來呼擁之聲不絕于耳殿門不闢而自開是其驗也余歸而老母爲言其事益相顧詫異侯之神靈顯赫一至于此丙申夏構宇三楹奉侯其中亦既有年矣而事繇草創制多苟簡未稱所以報侯之意今年丁巳余以請沐之暇另構一字稍拓而大之且加飾焉雖不足以報侯萬一而廟貌聿新庶幾侯其至止乎夫侯之相余也越三千里可通一息而余之報侯也踰二十載乃成一舍然侯必有以諒余也謂余猶然非富貴中人也不知者謂祠部郎乃佞侯若此則愚耶狂耶所不辭也亦自附于先大父而已矣侯姓劉諱銳宋將劉錡之弟有大功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一

十一

賜爵楊威侯迄于今能爲民禦災捍患吳人在在尸祝之今歲飛蝗遍江左獨吳不與其患說者謂皆侯之力其他靈應不可殫述姑述其大有造于余者爲之也

重修銅鑼峽張桓侯廟碑

余赴川東之任實攜彌月孤兒以往中途聞變則以見若母寄之荆南鄧田仲年兄家呱呱泣別勿反顧也進薄渝城環攻不克忘乎其爲家矣次年春賊氛甚惡聲傳荆襄間荆南人一日數驚至欲空國走田仲不能無動欲代余送子母東歸余聞之曰以天之道以君之靈不出兩月賊無不授首者亟令蒼頭促家之任且遣田仲書曰去冬單騎而往今歲挈家以行使荆南之人相顧以爲渝城其底定乎田仲得書猶豫不決蒼頭亟治舟促行遡流而上越四十五日而子母至則城已下五日矣此壬戌六月三日事也

有先期而告我者則張桓侯甚異焉先是余禱于侯問城可克乎
得此兆云功名富貴九門來渝城九門此必克之象也再問克于
何日其兆云家人惟笑玉郎前衆莫能解余心私自喜以爲應在
子母至日也而今果然先事告我不彰明較著矣乎憶余屯兵銅
鑼峽去侯祠不數武而去渝城賊不三十里賊從騎揚鞭可至從
舟片帆可達然終不敢東向而窺下流一步豈非侯之神靈默爲
呵護耶今年秋余以內召行念侯之庇不敢忘報乃展禮侯廟而
重新之是役也太守余公任其費衛幕李譚二君董其役鄉紳張
公視其成而余紀其事事雖一節亦足以占侯之翊戴王室祐助
勞臣其生平大率類此矣衆皆曰此正可以徵信也遂勒之石

朝天宮重建道錄司碑

我高皇帝定鼎金陵設官分職各率其屬卽緇黃者流悉付所司

乾坤正氣集

卷三百九十七

三

領之其在道家初置元教院後更錄司云道錄司在朝天宮左儼
然當一面不讓有土之尊額設左右員縮三寸符內外羽流惟命
廩祿不詔大司農例得食租衣稅至與素封等夫何故豈非宇宙
間此教不可滅則此官不可廢而一切建置俱不可報罷耶二百
年來載在令甲莫之有改乃始未嘗不修舉而後漸凌夷也一燬
于天順再新于成化又再圯于嘉靖初年而蕩焉邱墟以迄于今
中間受若任者或飄搖不蔽風雨或遷徙有同傳舍最後托處鉢
堂庶幾卽安而全真人相持未已遂有撤而移之之議夫革故與
鼎新等費耳與其撤而移之而無省于費若莫一舉而兩存之蓋
存鉢堂以予全真卽令全真以協助錄司并令經始費不甚倍而
功可立成計孰便是衆議始協乃卽舊地相度焉工興于今年
二月落成于五月爲堂三楹爲門三楹爲旁舍有六而余卽額其

室爲元教假令不創始不更新將居身之不固教于何施今而後可以修明本教矣夫其登斯堂也仰而觀儼上帝之臨汝俯而蒞懼鬼神之伺側退食自公又恐爲造物之所忌惟是凜若畏揚若戒下何以勤修職業而上何以報稱國恩斯不失元教之旨而亦無負設司之意歟是役也用輒瓦萬用人力千用財數百全眞堂輸鏹四十四何鄉紳捐價二十用該宮常住八十二金有奇余忝在事愧無纖毫之助要以起敝維新使之一勞而永逸則亦不爲無助也已

朝天宮復全眞堂碑

全眞堂旣復之明年道人靳演靜等請余志其事余弗許道人曰此一堂也肇于國初廢于回祿中興爲鉢堂再廢爲道錄司而今幸復其舊惡可無志余曰惡用志有案牘在先是余至部時此堂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二

七

爲錄司兩年矣未幾有建議者曰形弗利必撤而移之乃吉余曰噫毋乃兩敝姑俟余勘之勘而知朝天宮內有所謂全眞堂者實與道錄司俱勅建云自弗戒于火盡失其故後人于燬燼之餘起建鉢堂乃全眞之遺址而非道錄之舊基也當事者亟于存錄司故予以見在之堂徐而議鉢堂故貽以更造之費調停斟酌各有苦心而羽流不知便欲撤此移彼所謂兩敝之術萬萬不可者也今考全眞堂正北向與萬歲山相後先止可奉安神明道錄司舊基在宮之左東向此乃臣子所卽安也曩者形家言毋乃謂是胡不存鉢堂以子全眞卽令全眞以協助錄司該司併力經始較之移置之費當不甚倍是謂一勞而永逸是謂兩利而俱存旣不失祖宗遺意而亦不拂當事初心計孰便于此詢之衆僉曰然呈之堂報曰可靳演靜等乃輸賞四十四何鄉紳亦捐金二千該司惟

力是視而成告焉則道錄司重新于舊基之日卽全眞堂復還其
故物之日也有案牘在惡用志雖然名正則言順分定則不爭故
假令鉢堂初起而止名爲全眞其誰覬之夫惟可以爲鉢堂也故
亦可以爲錄司也今幸復矣煌煌祖制安取紛更之爲余乃大書
其額而仍之曰全眞

某邑侯漕糧兌法碑

我國家財賦歲取辦于東南轉漕之勞甲于天下願民漕民爲政
民不勝其役病在民軍漕軍爲政軍橫不勝其擾病又在民何者
祖宗時每漕粟百石令加耗三石九斗有奇軍幸有贏餘民樂爲
可繼法至善也無何法久弊生蓋有什而加一者有什而加二者
而又淋米踢斛之有需鋪墊酒食之有賞稍不如意一鼓百噪彼
此响應詰之則曰我固軍也卽賢有司亦莫敢誰何于是民實不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古

堪或操糠粃而爲鷹軍利多獲至收腐泔而不支豈不公與私交
困而軍與民兩無便哉某侯甫下車首討民瘼而問其疾苦則無
如漕兌一節滋爲民病乃召二三父老誠曰米不中程兌不如期
責在我民隨進衙司申之以功令曰米中程兌如期矣而苛索無
厭責在爾軍軍民奉令惟謹不出旬日數十萬漕糧灌輸殆盡夫
今之軍旗猶昔也舳艫相望于水次非昔多而今少也操尺伍而
約束者又非前不肖而後賢也乃昔苦騷擾今稱兩便至節省民
間之粟歲不下萬石有零則曷可不深維其故哉且夫太倉之稊
米窮簷之什伯也庾廩之升合閭左之巨億也今以一歲中而省
民萬計積之數歲可當三年九年之蓄卽不幸有方數千里之水
旱亦可恃以無恐語曰善富民積于不涸之倉侯之法其爲不涸
也大矣又况以其法垂後足爲民漕計長久所遺萬世之利不既

多哉侯良法美意不可殫述此其解民困之一耳民既幸其更甦而又欲其不朽也請而勒之于石遂爲記

吳邑陳二尹去思碑

滇陽陳君佐吳之三年以序轉得遼陽衛幕行有日矣父老某某等欲挽留而未能也造余而請謀所以志不忘者余曰丞何德而思之若是父老曰天下最親莫如丞而其最易擾民者亦莫如丞職司捕務則易擾例得分理詞訟則易擾攝鹹政則以盤詰擾主賊曹則以摘發擾丞一擾而民之不聊生者十室而九矣陳丞來而視民如子也聽訟則惟公也謝常例而苞苴不入于庭也禁衙役而狐鼠不橫于郊丞有惠政民自以不擾民有公心其何忍忘丞子大夫可無說而處此余因作而歎曰我國家所以風勵有位鼓舞庶僚者惟是黜陟二途懸爲不易之功令乃有高賢抑下僚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二

五

異材束常格俾懷奇負能之士約結不得伸者則亦功令爲之拘拘也夫賢而陟不賢而黜此銓法也必遇薦則優遷否則尋常序轉而已又銓法之膠柱也若陳君者豈惟爾父老謂之不擾蓋嘗詢之邑父母而邑父母曰賢矣又詢之郡公祖而郡公祖曰賢矣推此上之其爲當事之獎借秉衡之識賞何疑藉令劄登奏記暮宰花封易耳夫何逕方使者久稽簡命開府大臣未屆瓜期至于求一薦剡而不可得僅僅得一衛幕以去豈非國守功令亦有繫英雄之手足者乎噫往者余謫滇而識君爲博雅士也謂不難瞬息千里乃儼就一貢而君處之自如也今者君仕吳而余又識君爲循良吏也不難破格超遷乃量移一官而君處之又自如也君豈獨于民不擾其志量有過人者矣異日者宣力疆場奏功幕府焉知不邀大吏之牘以究生平之蘊乎是行也丞不負民民亦

不負丞洵父老之謂非阿所好也而余烏得無言

乾坤正氣集

卷二百九十一

六

09972

徐念陽公集卷四

涇縣潘錫恩校

